

專題

我是 Houseman

范永泰

一月十二日

星期四

晴

來到伊利沙伯醫院的外科部工作不到一個月，便開始倒數着還有多少天才可結束實習生涯。每天的工作繁多、煩多，如果全是醫生該做的也無話可說，最糟的是不少時間是在寫牌板和寫出入院紙上，只覺得自己活像個文員，也由於這些繁瑣的工作，照顧病人的時間就相應減少了。有時連文員也不如，根本就是個信差——整天跑上跑落，催X光部門的人盡快替病人照X光和到化驗部門送上樣本和取回報告，有時更要到檔

案部查病人的舊紀錄。總之一腳踢是也。

下午來了個名叫輝仔的少年，才十四歲，前臂和小腿骨折，說是被三人羣毆而弄成這樣的。儘管手腳經手術後包紮得不能動彈，一張不大的嘴巴卻厲害得出奇，整天什麼他媽的王八蛋，聲音響遍全房，護士們也被他嚇怕。唉！職業道德啊！要不是你，我早就把他踢出院了。

一月十三日 星期五

陰

今晚要當夜，又有三十二小時不能睡覺了。

早上巡房時，有些東西不明白，想去看問其他資深醫生，但見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也不好意思去煩他們了，唯有自己去查書。才一進「辦公室」，便對着那張大長枱，說也奇怪，醫生這份職業總不算是低級吧？怎麼連一張私人的書枱也沒有，十幾個醫生竟要共用一張大枱，香港的醫生的適應能力也算高！翻開書本才看了五行，「貓仔」又響了。實習的原意是提供一個機會給我們學習，好讓為未來作好準備，但到現時為止，所學到的比自己預期的少之又少；每天的工作忙得要命，例如打針抽血便已花上大半天的時間，回到宿舍已十分疲倦，問人也沒有時間，遇有不明，想去懶得去想東西，有時甚至看「神鵰俠侶」時也睡着，那裏還有精力把一天所碰到的難題一一翻查書本呢！於是，錯誤每每重覆又重覆。

跑回病房才知原來又是輝仔作怪。活該！竟把自己摔到地上，痛得呱呱大叫。把他弄回床上，為他檢查和準備照X光時，見他一時無力以粗口還擊，便嚴厲地罵了他一場，罵得他垂下頭，眼紅紅的。畢竟，醫生還有一定的威嚴，但自己是否太過份？

十三號黑色星期五果然非同小可，來個旺角區暴動，使我們的外科部忙得不成樣子。不停地工作、工作，自己也察覺到對病人的態度愈來愈差，忽然覺得自己不再是個醫生，只覺自己是為兩餐而出來「撈」似的——不講什麼道德、禮貌，只知道有工作來便做、做、做。沉重的工作把我的理想壓得無影無蹤，噢！我的「好醫生」形象已別我而去了。

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晴

誰說每天都是一個新的開始？對我來說，今天只是昨天的延續罷了。零時一分，我不是還繼續昨天（一分鐘前）的工作嗎？問病歷、寫報告，我對着每一個入院的病人做着同樣的功夫，我開始不支了，不知不覺間，我幻想自己是一隻風箏，高高的飛在空中，忽然線斷了，我無助地飄下、飄下……

「醫生，你聽見嗎？」坐在我面前的病人對我說。我定一定神，才知道原來方才竟睡着了，看看報告，在潦草的字上已劃上幾條不規則的線條。我連忙到洗手間洗臉，一看鏡子，嚇了一跳，原來這副憔悴不堪的倦容便是自己；太不公平了，這份沉重的工作把我們這羣實習醫生做「殘」了；而最令我痛心的，是這樣的情況對病人絕不公平，萬一

我們因過份疲勞而有所出錯，就苦了病人。哈哈！傻瓜！何必深深不忿？誰說世界是公平的！

說也奇怪，早上巡房時輝仔竟向我道歉，說以後會和我合作，大概我昨天的一番教訓發揮作用，看來這孩子也不算太壞。一直做到六時許才收工，臨行時忽然傳來一聲「范醫生」。我把頭一轉，但見一個名叫可風的少年，也是十四歲的，坐在床上叫我，他明天便可出院了。我走過去。

「你是不是范永泰，我在舊校刊上見過你。」他問。

「是。」我答道。他原來是自己校友，在校刊看過我也不出奇，因自己曾

出任學生會會長。我們開始談起一些母校的人和事，想一想自己有三年未回過母校了。

當我問他有什麼志願時，他堅定的答道：「醫生，一個濟世為懷的好醫生。」

「祝你成功！」我欣喜地說。從他那雙充滿信心、希望的眼裏，我知道他一定成功。坐在我面前的彷彿不再是可風，而是畢業前的自己。從他的眼眸裏，我找回我從前的理想和今後的目標。

我輕快地步出醫院，方才三十多小時的工作早拋到九霄了。

（編者按：本文乃由編委執筆，資料由數位醫生及實習醫生提供。）

從醫學生到醫生

在籌備這個專題之初，我們所抱着的心態，是認為實習醫生制度有千般的不合理，在職的醫生們必定有很多抱怨、不滿，懷着為他們「申冤」的心情，我們走訪了多名實習醫生、資深醫生，開座談會及到醫院實地觀察他們的工作情況，然而，我們所找到的，與我們所期望的，顯然是截然不同……」

實習醫生的過去、現在....

在一九五〇年初期，政府根據英國和香港醫務委員會的建議訂立新法例——一個醫科畢業生必須在政府指定醫院內作為期一年的實習，成績滿意後，才可成為註冊醫生。

在這個制度推行的初期，是有很多漏洞的，例如：他們沒有正式的僱主，也沒有明文規定的工作範圍，即使福利和薪金也被忽視。直至一九七六年，他們的薪酬問題才開始受人注意。政府提出實習醫生乃受訓人士而非政府僱員。其後，經過醫學院和醫務衛生局商議後，也沒有甚麼結果。在一九七七年的十二月，實習醫生組織罷工，改善待遇的建議才正式受到關注。在一九七八年

，他們的待遇終獲調整，每半年有十二天假期，月薪升為醫官的一半。他們被認為是受僱於他們所服務的醫院，並且由實習醫生中央委員會（Central Internship Committee）統籌他們的工作和福利。

Member of Central Internship Committee:

1. Deputy Direction (Medical) of Medicine and Health Department as Chairman
2. Dean of the Faculty of Medicin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or his nominee) as Vice-chairman
3. Assistant Director (General)
4. The Director of Postgraduate Medical Education,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5. Principal Assistant Secretary (Social Services) - Secretary

委員會負責醫學生和實習醫生有關教育和受訓的一切問題。對醫學生而言，Central Internship Committee 會對醫學院提出多方面的建議，例如監察院方圖書館和研究工作的資源分配，並幫助醫學生建立正確的工作態度。

對實習醫生而言，Central Internship Committee 提供受訓機會的資料，並確保醫務衛生署提供適當的福利；因此，它並會搜集個別實習醫生的意見，作為提供建議的根據。

這個委員會並負責分派實習醫生的工作。每位醫科畢業生都須填寫他所希望分派到的專科。他們需在內科和外科各工作半年。為了提供全面性的訓練，實習醫生不能選擇某些專科的組合，例如兒科和婦產科，這樣可避免他們無法適應普通成人病房的工作。

官方的包裝

實習期可算是五年醫學教育的延續，目的是希望醫學生能在與病人的接觸中，吸收更多工作經驗，並且在資深的醫官監督下，把他們所學到的理論和實驗的工作經驗互相配合，診斷病人。他們在斷症時有甚麼疑難，都可以和醫官討論，從而得到有用的知識。

效果

訓練了一批在繁重工作壓力下，甚至在一些「不像醫院的醫院」裏，都能有相當工作效率的醫生。

學習範圍

二 工作範圍

在醫官的指導下，實習醫生須要掌握以下各方面的知識和技巧：

- (一) 同一病徵可以由不同的病症引起，因此，實習醫生必須能夠懂得在病人接觸中，了解他們的心理、生理和環境的情況，從而作出準確的診斷。

在香港，醫務人員的工作十分繁重，他們又是否有足夠時間和病人深入接觸呢？

- (二) 在沉重的醫療工作中，資料流傳和紀錄是不容忽視的。因此，實習醫生必須掌握填寫病人報告的技術。

但填寫報告佔了他們每天不少的時間，難道醫生只懂填寫報告就行了嗎？

- (三) 融洽的人際關係，對醫生的工作是很有幫助的。因此，實習醫生必須學習與病人、同事、護士建立良好的關係。

醫生生活在一個極窄的生活圈子裏，他們能否掌握到所有和別人交往的技巧而能和別人建立良好關係呢？

- (四) 在實習期這一年中，他們可以培養出不斷學習的精神，以適應這個千變萬化的社會和日新月異的科技。

但在沉重的工作壓力下，他們可能「適應」了環境，學會了怎樣去逃避責任，而年資越高，「經驗」越好，對那些初畢業的醫學生，又有些什麼影響呢？

提供實習職位的原則

- (1) 實習醫生制度，是為了提供更多學習機會，所以所有實習職位，必須能夠令在職人士得到廣泛的臨床經驗。

成功在人人可以「日理萬機」，失敗於「內外」不全？

- (2) 這些職位應設在有足夠臨床設備之醫院內，而這些設備應包括有放射治療部、實驗室及一間圖書館。

但當中沒有包括一張屬於醫生的寫字枱。

這是否一項太奢侈的要求？

- (3) 上述的職位應在一顧問醫生的直接監管下，每星期與在職者有不少於四次的會面，而在其他時間內也隨時準備擔任顧問工作。

可是在平均每星期工作九十二・七小時，每二至三日要當值一次，每星期只有十三・一小時空閒時間的情況下，怎樣安排「相會」的時間？

- (4) 每一個實習醫生應該有充足時間用作休息和深造。因此，他們不能照顧三十張或以上的病床。

平均每天六小時的睡眠也不算差，可是平均每人要負責的病床在帆布床、帆布椅連未計算在內時，已達四十五・一三張時，你又有什麼感想呢？

- (5) 這一年的學習是透過在職的臨床訓練而不是正式的教學。

所以埋怨「做多於學」是一種錯誤的態度？

鳴謝

黃譚智媛醫生
Dr. Preston
鄭美玲醫生
楊永強醫生
梁乃光醫生
馮康醫生
葉小強醫生
梁永輝醫生
謝江醫生
蘇樂儀醫生
劉楚釗醫生
何兆煒醫生
唐卓恩醫生
周振中醫生
陳偉雄醫生
吳民豪醫生
黃洗照醫生
陳語堂醫生
顏繼昌醫生
八五班 林燦

且聽

我心聲

是否工作壓力太大、太多刻板文書工作？

實習醫生工作範圍和身份是否太含糊？

實習醫生對現有制度有什麼不滿？

服務與學習能否保持平衡？

兩年制實習醫生計劃有幫助嗎？

.....

一連串問題，我們嘗試透過座談會、訪問等，分析實習醫生不同意見——且聽他們心聲。

「沒有實習醫生因為工作太繁重而死。」

「一般實習醫生均感工作吃力，一方面是因為大部份醫學生缺乏工作經驗，還要顧及醫院內人際關係，確實不易；另一方面，醫生這份職業根本是辛苦的，這點同學在選科前恐怕已略知一二。但話說回頭，現在的實習醫生比前幸福得多了，例如薪金提高了，每年有二十四天假期等等。況且，沒有實習醫生因工作太多而死或患重病，所以現時的工作量是可以接受的。」

「做實習醫生之前，已預知工作是辛苦的了，但當親身體驗時，卻比想像中少。最痛苦的就是缺乏睡眠，有時可以連續三十多個小時沒有睡眠的。心理上因為責任比較輕，所以比讀書好。」

「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而其中一大部份是文書工作，醫生與我們沒有交流。做錯的，就只管讓它一直錯下去。我還記得一位同事曾經對我說，他現在還不知道流鼻血的正確治療方法。而我自己也曾因為太疲倦而在看診時睡着了！」

實習醫生的

工作範圍太含糊？

「有些工作根本不應該由實習醫生負責，譬如送血到化驗室、「追」實驗報告、早上「派報紙」（驗血、驗尿之類的報告）、甚至移動一些護士不願意動手的貴重工具等等。這些工作無疑大大增加我們的負擔，現在身不由己，縱然知道制度有不妥當的地方，也要繼續工作下去。」

「實習醫生的文書工作固然多，但萬一出錯，後果是很嚴重的，所以由實習醫生來負責是合理的。況且護士、醫官的工作量也不輕，例如婦產科、小兒科、醫生的工作量也不比實習醫生輕鬆，所以沒理由將所有文書工作推到護士、醫官身上。」

「實習醫生實在有太多的文書工作了，即使在職責範圍以內工作，太多也是不合理。這樣下去，會產生很多不良的「副作用」。因為工作太忙，以致工作質素和治療方法很難有改善，所以工作只偏重於服務而忽略了學習方面。治療質素的降低，對病人是不公平的。在某些醫院，護士分擔實習醫生的部份責任，例如在那打素醫院，是護士負責抽血的，這些醫院的「傳統」，對病人是有利的。由此，嚴格的劃分工作範圍只會間接增加我們的工作量，例如抽血、吊鹽水等工作，因為其連帶的責任問題，到頭來只會回到實習醫生身上。」

「如果抽血、吊鹽水等工作也不用實習醫生做，將會變成甚麼環境？我想要如果醫生做實習醫生的工作，醫生們也會不甘心。」

「伊利沙伯醫院活像個難民營。人手不足，工作量奇大。但偏偏想做的工作沒機會碰，不想做的工作卻一大把。」

實習醫生

「名未正，言不順」？

「實習醫生不是直接在大學之下，也不是政府僱員，身份的含糊做成很多不合理的情形——沒有保險制度，也不能向政府追討賠償。因為不是政府僱員，生病時有時只能住「大房」，而沒有私家房。福利制度方面，因為身份的含糊而沒有部門積極爭取。」

「就算有不滿，也不知到 Preston 處抑或 MHD 投訴。」

「以前曾有報章社論說實習醫生還未正式註冊，給機會你到醫院實習而不用你再付學費已是恩澤！」

一年之後，判若兩人？

「經過這一年的工作之後，人也做「殘」了。我想心態的改變對日後的工作有不良的影響。因為實習醫生太多工作要做，所以逐漸養成對病人不關心的態度，甚至學會了推卸責任，以爭取自己休息的時間。最沮喪的時候，曾經希望部份病人死去以減少自己的工作。」

「經過這一年的實習工作，心態是變了，但也不一定是反面的。最少可以令醫學生更成熟和了解到自己的限制，在有限的資源下，令最多人受益。學生



時怎知道原來保持自己身體健康也是一個好醫生必須的條件呢！」

分派實習醫生的制度公平嗎？

「僧多粥少，不能滿足全部的同學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大部份的畢業同學只能派到第一志願。雖然有『自由交換』的制度，但因為每個位的『叫賣力』不同，所以對整體改善不大。」

「分派制度很混亂。甲、乙兩人所分派到的位，可能是他們志願的對調。而當一位實習醫生被分派到不理想的位置時，很多時抱着得過且過的態度，而令他沒法從這一年內得到最大益處。」

現今制度下的實習生涯——真的是「杏林木人巷」？

「現時的實習醫生制度根本是不合理的。實習醫生不應該被塑造成『萬能人』的形象，他們有享受一般人娛樂、睡眠的權利。而這正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趨勢。默默忍受不合理的制度只會令它更不合理。」

「制度不妥當的地方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可是我沒有選擇的餘地，總不能放下工作去爭取改革呀！現在只有繼續的工作，而期望着逐步的改善。」

「我想醫學生有極高的適應能力，他們必能適應實習生涯，而且越早適應越好。以前那麼多人也能過這關，自己沒理由不能，自己的能力總不能比別人差呢！」

那麼兩年實習

醫生制度又怎樣？

「這念頭是好的。一來可以減輕現時實習醫生的工作量，二來可以令他們有更多機會接觸不同專科。現時情況，

實習醫生往往局限在內或外科，而未能兼顧的那一科，其醫療知識可能降至『令人憂慮』的地步。」

「我反對這制度。這計劃對整體的醫療制度沒有多大改善。而這計劃亦未必能減低實習醫生的工作量。試想想：一個第二年的實習醫生很可能因自己比較『資深』的緣故，將工作擔子推到『初入行者』的身上。而希望實習醫生接觸不同專科，也不一定要花二年，大可以將一年的時間，由現在的兩段，分為三段（即每段四個月），甚至是四段，也未嘗不可。」

沉默是金？

「實習醫生如有不滿，理論上可以向 Mr. Preston, H.K. Govt. Doctors' Association，顧問醫生處投訴，或者自己『爆』出來。但到 Preston 處投訴通常沒有什麼效用。就是每年收回的調查問卷也很少；連 Preston 自己也承認情況不理想。」

至於 H.K. Govt. Doctors' Association 基本上不理睬我們這群實習醫生，而自己『爆』出來後果則太大。所以最普遍的都是向顧問醫生投訴；所關係的也只是些小問題。」

「通常一位實習醫生當感到不滿時，實習生涯已快完結。可能是『過了海便是神仙』，以後也不會再追究。」

「主要是實習醫生生涯太短暫，加上工作上太忙，根本未有機會想出改善的方法。然而，倘若要公開表示不滿，一定要同時提出一個較理想又可行的制度，才會獲得支持。況且這樣的挺身而出，很多人都恐怕會影響前途。」

「就是在我們當中想法也存在着重重大分歧，所以究竟誰有足夠代表性去發表意見也成問題。況且，我們又不能罷工——醫生罷工是不被同情的，所以對現時制度能否有激進的改善也不表樂觀。」

可悲的香港實習醫生制度

人申

香港的實習醫生制度是可悲的！

在現時的制度下，實習醫生不被當作一個人——一個有血有肉的人看待。

× × × ×

香港的實習醫生每星期要工作八十九十小時。

香港的實習醫生每隔兩三天便要連續當值工作卅小時。

香港的實習醫生在每次當值收急症的日子都要診治三十至四十個小恙而至病重垂危的病人。

其實，這些都是全世界每一地方的實習醫生的工作。但香港的實習醫生所要應付的工作和責任，和所得到的對待和照顧，都是不合理的。

雖然每一個實習醫生都能應付得來這個制度下的種種要求，但制度本身仍然是徹頭徹尾的不合理。

× × × ×

每星期要工作八十九十小時，是一個比中世紀還要落後的社會現象。而在這八十小時當中，他們要不停的、往來奔走的工作，面對的是人的病與疾、苦與痛、傷與殘、死與滅。每隔兩三天便要朝八晚五的工作時間後徹夜的當值至翌晨——其他人都已回家享天倫之樂；繼續工作至五時完畢後便要蒙頭大睡，追捕昨夜的不眠——其他人卻可約知己談心赴約。他們的精神、體力和生活所遭受的影響顯而易見。整整一年的生活大部分全被醫院工作所佔據，這不是八十年代一個人應過的生活。

而實習醫生的工作範圍，並不是根據是否需要他們的學識水平和工作能力而定，不少其他護理人員所不願意或不喜歡的。除了一個醫生的基本工作——診病、開方、做手術和各項檢查，接觸病人外，還包括往來奔走去翻查病人紀錄，做跑腿去傳送化驗樣本，和一大串的文書工作。這些並不需要一個有五年專業教育的人也可勝任的瑣事，加在實習醫生本已繁重的醫務工作上，直如百上加斤。而更令人歎愕的，是很多人（包括醫生、護士、行政大員，以至醫務助理「阿叔阿嬸」）都認為這些理所當然的都是實習醫生的份內工作。

× × × ×

實習醫生所得到的照顧又是怎樣的？

在某些醫生、教授的心目中，實習醫生只是一個隨從，隨着他們的吩咐去做抽血、寫記錄等工作。而這些吩咐是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都會派發下來的，而不管他們的工作量和精神體力。

不少護士——原本是實習醫生的最佳拍檔——也以為實習醫生應是全時間去儘快完成所有事情。於是護士會在某實習醫生在用膳的當兒，兩次電召他回病房給病人簽發病假紙。早上七時三十分召醒醫生為病人做血糖檢驗（恐防病人餓壞了）。

醫務處的行政大員也認為實習醫生只需要工作和睡覺。所以在某些醫院提供的實習醫生宿舍不單只是雙人房（每個晚上要當值的傳呼機聲都可以把同房的吵醒），而且只有一張書桌，一張椅，沒有書架等基本設備。他們認為實習醫生無需有私人生活，不用讀書進修，一張床已可解決一切。

× × × ×

為什麼在醫生這個專業團體——一個地位高的專業團體，最少表面如此——竟會如此對待實習醫生這班後進？可能他們根本不瞭解實習醫生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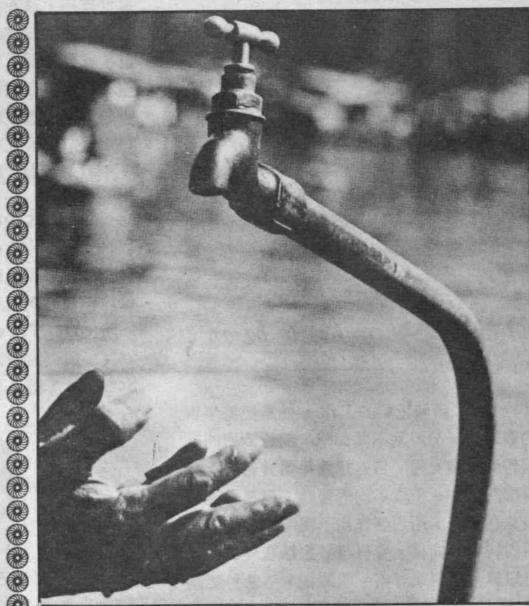
也可能他們曉得實習醫生是辛苦的，但是理所當然的，因為他們也曾經歷過同樣階段。

「我當年也可以應付得來，為什麼你們現在有怨言？」

從數字顯示，各大醫院每年所處理的病人數目愈來愈多，而且現時各項醫學檢驗的種類逐漸繁複，故工作相應增多。這幾年來，實習醫生的數目都在一百卅名左右，雖然增加了非英聯邦的醫生，分担部分工作，但工作的整體份量仍愈多愈重。

而且社會是進步的。我們都在追求生活的改善。十年前的生活是艱辛的，我們應使它合理化。十年前的生活是合理的，我們可使它更為豐富。所以不能用自己以前的經歷去嘲弄抗拒別人現時的努力。

如果用同樣的邏輯推論，我們茹毛



飲血的祖先也會走到我們這些衣冠楚楚的後代面前，指着他們自己坦露的胸膛說：「我們以前是這樣的！」

× × × ×

實習醫生自己又怎樣看這個制度？

每一個人都會覺得他們的工作繁重，工作時間長，休息和工餘時間少，進修和個人生活都有很大的影響。但部分都只止於感受地步，並沒有進一步去思考問題的核心。

部分人覺得只是辛苦一年的時間，並不算太長。竭力應付過後，便是另一番較鬆闊的日子。

也可能有少部份人曾想過這個制度有不少問題，但工餘時間有限，不能詳盡去思考。而且其他實習醫生都忙於各自工作，很少機會聚在一起討論。

或者也有絕少部分的人會考慮提出意見，但想到有被政府列入黑名單的可能，不能不顧慮將來的前途。

但相信絕大部分的實習醫生都不曾想過香港的實習醫生現象有何不妥。工作的壓力足以令到一個人的敏銳和思想窒息。

實習醫生們也接受目前的實習醫生制度是理所當然的。

× × × ×

在以上的種種現象下，如果受損害的只是那批年青實習醫生的一年生活，事實還不算嚴重。但在這背後，最終的受害者，仍然是香港的社會和市民。

做實習醫生的一年是接觸病人最多的一年。他們整天都在病房工作，他們是第一個去診治入院病人，病人的境況他們是第一個被通知的。怎樣面對病人的痛苦，怎樣聆聽和解決病人的伸訴，會不會向病人解釋病情和護理常識，怎樣在這一年當中不知不覺的建立起來。可是在現時的情況下，一個實習醫生

很容易的會變得不耐煩，暴躁，或者根本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接觸病人。於是這個社會所培養的都是脫離病人的醫生。這自然直接影響病人所應有的照護。

當實習醫生們對現時的非人性化制度也可以忍受（或接受），而不嘗試去反省和改善的時候，他們對香港的醫療服務水準自然也可以理所當然的接受。在醫院中，他們只被視作一副工作機器，是毫不在意的事。當醫生可以接受一個雙人房、一張枱，一張椅的居住環境時，他們自然可以接受病房內滿佈帆布牀。當他們的個人生活完全被工作所強佔的時候，他們當然也不會感受到政府醫院內病人全沒有個人生活可言。

在醫學生時代，很多時以為醫療制度種種問題的責任，應落在那批無能的醫務衛生處行政人員和守財奴的政府財政人員身上。但現在真正投入這個圈子，才感受到香港醫療制度落後的罪魁禍首，實在是我們這批可憐的醫生。作為醫療隊伍的領導者，面對自己身受的和病人所身受的待遇，仍然無動於衷的和安然靜靜的接受，又怎能要求其他人去策劃和推動改善？

× × × ×

這篇文章從不嘗試去詳細分析香港的醫療制度和實習醫生制度，也不會提出改善方法，而只是一些實習醫生生活的反省。

最後重提兩個問題去總結全篇的心意：

當一羣年青的醫生在正式踏入醫療界的第一階段後即遭受如此境遇，他們的將來會怎樣？

當這羣醫生能安然無言的接受這個境遇的時候，香港病人所接受的服務又會是怎樣？



專訪 Dr. Preston

一個寒風刺骨的下午，我們一行二人，跑到白文信樓三樓的 Post-Graduation Medical Education Unit，而那裡的主管 Dr. Preston，已經一早把他的辦公室烘得暖洋洋的，等待着我們的來臨。

"That's what housemanship is for!"

五年的醫學課程，只能提供一些醫學上的基本知識及技巧，作為將來接受專業訓練的基礎。至於怎樣檢驗病人、與病人溝通、詢問病歷等技巧，則必須從實際工作中獲取，而現時的實習醫生制度，正提供着這方面的訓練。故此，Dr. Preston認為實習醫生制度是非常重要的。他覺得一般人都誤以為知識只能從書本中吸取，而實際的工作則只是純粹出賣勞力，什麼得益也沒有。

"In providing jobs, there has to be an element of trust."

Dr. Preston 現時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每年畢業試及格的醫學生，分派到不同部門，開始他們的實習工作。理想的實習過程，自然是讓每個實習醫生在內科及外科部門工作，爭取不同的經驗；但在香港，適合的空缺實在不多，所以便作出了現時的妥協：把兒科包括在內科中，同樣，骨科也被包括在外科中，而婦產科可以算作內科或外科。明顯地，這個分配制度，是無法滿足每一個申請的，現在已盡量依他們的第一意願作出分配；比起以前的隨意分配，Dr. Preston 覺得已是一大進步。有些部門會要求 Dr. Preston 把某些醫學生派到他們那裏工作，但 Dr. Preston 強調他仍是以學生的意願為依據。

分派了工作後，Dr. Preston 還會向實習醫生發出問卷，詢問他們的工作情況，以及搜集他們對工作的意見。雖然他們工作繁重，Dr. Preston 仍可收到超過半數的回覆，已感到心滿意足了。針對那些投訴，Dr. Preston 認為他也曾替實習醫生爭取到不少福利，如一九七九年的加薪、一年二十四天的假期，以及無須在兒科病房照顧初生嬰兒等。

"It is an inherent problem in medical system in H.K."

Dr. Preston 也留意到實習醫生的工作量過多，而他亦承認香港的實習醫生所要照顧的病人人數，確是遠較外國認可的為多。但他認為這不單是實習醫生制度的問題，而是整個香港醫療制度的問題：經費不足、缺乏醫生人手、病人多、帆布床比目皆是……。

現在，實習醫生的工作，大部份是屬於文書性質的，如找病房，抄牌板等，僱用一些病房書記，豈不可減輕他們的工作量？Dr. Preston 也曾經要求政府聘請一些病房書記（ward clerk），但經過試用後，發覺效用不大，而那些書記亦覺得在醫院內工作並不理想。反觀英國，這個制度卻非常成功，病房書記確能發揮他們的作用。Dr. Preston 推想可能是因為香港的住院病人多，又沒有電腦化的病歷記錄，以致翻查病歷時十分費功夫。此外，可能由於中國傳統，許多人不願自己的兒女在醫院工作，更不敢想像他們手中拿着鮮血，東奔西走的樣子。而政府大概是因為財政問題，在招募病房書記時，似乎顯得不甚積極。

"..... not learn to be a surgeon, but learn to look after the pati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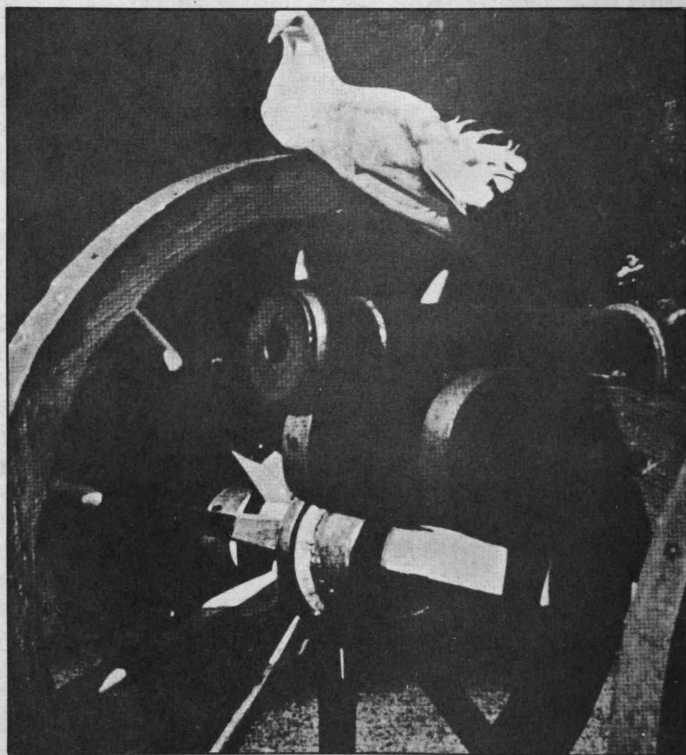
繁忙的工作，往往使實習醫生忙得不可開交，只顧得及時完成自己的工作，而對病人漠不關心。在沉

重的壓力下工作，仍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去應付病人及其親人的要求，應付與其他醫護人員的人際關係等，確是一件難事，但這些卻又是醫生須要知道的。

Dr. Preston 認為要掌握到這些在教室中學不到的處世技巧，最適當的便是在醫院裏實際體驗，而這正是實習醫生制度的目的。實習醫生在工作上碰到什麼釘子或疑難時，可以由較資深的醫生應付，而實習醫生亦可從旁吸取經驗。至於學習一些大手術的技巧，則應該是在專業訓練時學習的。（*註）

"We all realize the problem, but"

Dr. Preston 表示，上述的種種問題，大學及醫務衛生署兩方面都很了解，而他們亦希望可以達成每個實習醫生只須照顧二十個病人、聘請病房書記，藉以輕減他們的工作量等理想，但經費從那裏來呢？同時，Dr. Preston 亦不同意人們把香港現行的醫療制度，與英國的國家健康計劃（National Health Scheme）相提並論；因為後者的支出，是非常龐大的。



有些實習醫生感到他們的地位十分尷尬：他們是受醫院僱用，而薪金卻是由政府支付，但他們又不是公務員，沒有公務員的福利及其他恩俸；可是，他們的工作量，卻與醫生相差無幾，所以，他們覺得不甚合理。Dr. Preston 卻認為這是十分公平，因為實習醫生是在醫生監管下接受訓練，而這一年過後，他們便可以離開政府醫院，自行執業或到其他醫院工作。在他們一生的醫生工作，只是在受訓的一年缺少了恩俸，那是非常公平的。Dr. Preston 還打趣說，如果實習醫生應該接受恩俸的話，那麼，五年的醫學生亦應受到同樣待遇。

"Everything is possible in time that it takes."

展望將來的發展，Dr. Preston 相信實習醫生制度已在慢慢改善，但數年內將不會有重大轉變，因為這方面的撥款仍感不足。假如將來財政上比較寬裕的話，便會有改善的機會。當中大醫學院的學生畢業後，以及港大醫學院擴充後，將會大大增加實習醫生

的人手及減低工作量。近年來，香港的人口漸趨穩定，而從最近有更多人願意購買醫療保險的跡象看來，有愈來愈多的香港市民會願意多付一點，去要求更高的醫療水準，這亦是改善實習醫生制度的有利條件。

雖然有人提議施行二年實習醫生制度，可以減輕現時實習醫生的工作量，但 Dr. Preston 卻認為這只是給予政府剝削實習醫生的機會。因為在第二年的實習期，他們的薪金會比醫官低，而他們又未得到註冊；所以，Dr. Preston 覺得這是一個“Very Inferior Compromise”。

將一年在兩個專科部門實習增至三或四個，無疑可以增加實習醫生在不同部門的工作體驗。但 Dr. Preston 以為在一個專科工作六個月的實習期，已經是最低的限度了，三或四個月並不能給予他們深入的經驗。就以骨科病房為例，有為數一半的病入是打了石膏，需要長期留院（至少六星期），所以病人的流動量是不大的。Dr. Preston 強調說：“in depth experience is better though it is not ideal.”

“Every Houseman gets the status he deserves.” 這句話，是 Dr. Preston 送給各位實

習醫生及醫學生的。他覺得許多醫學生自以為比護士及其他醫護人員重要，對護士的態度往往不甚恭敬，而且他們對護理工作亦一無所知。但 Dr. Preston 提醒我們，“A Houseman who works properly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ursing staff gets their help; a Houseman who is proud can't turn to an experienced sister and say 'what should I do next?'”

*（註：醫生專業訓練，在英國、澳洲等地已實行了很久。實習醫生於實習一年後，須在醫院內當二年 Senior House Officer 及接受一名全科醫學院認可的執業醫生的訓練，始可註冊為全科醫生，出外掛牌行醫。就這方面，香港醫務委員會也曾組織了一個工作小組，最後報告已於八二年完成。由於報告內容是保密的，Dr. Preston 也不能透露出來，但他認為將來的計劃會符合香港的需要，而又能為國際所承認，大家不妨拭目以待。）

顧問醫生說.....

顧問醫生和高級醫官可算得上是實習醫生的上司，另一方面，他們也會當題實習醫生。在這相對的立場上，或許他們對實習醫生制度有其獨有的看法，於是我們也訪問了幾位顧問醫生和高級醫官。

兩年之爭

對於「兩年制」這個歷史悠久的建議，各顧問醫生之間都有不同的看法。有的認為是勢所必行的，因為這樣才有足夠時間同時兼顧內外科，現行制度所訓練出來的只是半個醫生，有些醫生對於自己專科以外的專業知識，其無知程度已到了危險的地步。但有的卻說：「就算十年制也不能同時把每樣都學得好。醫生根本就是不斷從工作中學習的。」

分配制度

至於專科的分配方法，據他們說，以前和現在是不同的。現時是由校方分派，雖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有好些實習醫生都接受了這是無可厚非的，因為沒有可能做到皆大歡喜。但以前的方法是學生自己向心目中的顧問醫生申請，於是熱門的人選便門庭擠擁。這方法雖可或多或少反映顧問醫生的質素，使其有個警惕，但也有流弊，因為當中不乏複雜的人事關係。

福利

除了分派制度的轉變外，福利和待遇也較以前提高了，例如宿舍由雙人房

改為單人房，設置獨立電話，薪金由政府醫官的六分之一增至二分之一，假期由零加至全年廿四天。縱然如此，有顧問醫生認為很多地方還及不上護士，例如專用食堂和膳食津貼，而且醫生也沒有獨立工作房間。

以前種種

有位受訪的顧問醫生表示：「以前當實習醫生時的確很辛苦，但卻做得很愉快，因為人事簡單，而我們和護士的工作也不是界限分明的。有時醫生忙於接生，病房有突發事件，例如病人突然出血，護士也會承擔責任。醫生在手術後也幫忙收拾工具。有時醫生因為太忙沒有時間吃飯，護士會烘好多士讓醫生抽空去吃。有時醫生們相約一起去玩，

於是互相幫助，好等準時放工。同時，顧問醫生們都體諒我們。」

「現在的實習醫生可能覺得上司剝削他們，要他們多做，所以不甘心。其實若有不滿儘可提出來，找個解決的方法。他們可以向Dr. Preston提出，或向 Post-grad. Unit 反映，更可向政府醫學會(Govt. Doctor Association)爭取。

最不好是不作聲，採取妥協放棄的態度，把脾氣向病人發洩。由此亦可看出挑選醫生的重要性。醫生品格需要有一定的質素，在惡劣的環境下都不向病人發脾氣。」

尾聲

「實習醫生」制度已有三十一年之歷史。其間有過多少的埋怨和咀咒，相信大家從啓思文集和綜藝版的投稿也看過不少。但實際把自己的不滿向社會吶喊還僅是七七、七八年的實習醫學生事件。一次，以後還是一片沉寂……是加薪和假期彌補了一切的不滿還是像睡火山一般默默的承受著壓力而終有一天再爆發？

當實習醫生也許是一個極具感受性的人生經歷。當過實習醫生的很難把自身的感受用表面的言語表達出來；而未當過實習醫生的又很難領略到他們的感受。醫學生不能對自己將來必經的階段有敏銳的反應，也許是在於這溝通上的困難。然而，我們不時從師兄、師姐間聽來的「辛苦啊，很辛苦」的膚淺的感受傳遞，是否產生了過強的反應——把一切將面對的困苦也「理性化」了，對於一些不合理的也感到麻木？

如果對於一切加在身上的苦痛都默默承受也是個美德，那只是對於艱難困苦漠不關心。懷著推翻這個「美德」的使命感，我們提出了以上的疑問、假設，希望一一找到答案和證實，從而進行非合理化，使同學正視這個問題，而爭鳴、吶喊、行動以至改善……

上文的疑問、假設似乎在提出前都有了肯定的答案；我們只是在反問甚至質問。可是，我們找到的又豈只是我們一廂情願所期待的答案呢？什麼是合理、什麼是不合理；誰人被鍛鍊、誰人受剝削；誰願意做「超人」、誰甘心只做「專業人」……這一切又豈有理所當然的答案呢？我們又豈能以前衛者的姿態來鞭撻別人去吶喊呢？因為「真理」始終還是在你自己手裡。

所以，實習醫生——還是要再談談。

一個實習醫生對本身工作的感受，與他在那一個專科工作有很密切的關係。一般醫生認為UMU、USU等專科的工作量比較大，應付得較為吃力；而在一些補助醫院或GMU、QM、QE骨科的實習醫生工作量則較輕。此外，該專科的顧問醫生、醫官及護士等人與實習醫生的關係亦影響着實習醫生所需面對的工作問題。

然而，在我們的訪問中，往往發現就算是在同一專科的實習醫生，對本身職業的觀感及對現存制度的批評也有顯著的不同，我們相信這是由於各人對本身職業有着不同期望所引致的。一些視醫生為「非常人」者會認為醫生應有過人能力，良好的修養，視繁重的工作為

挑戰，和本身能力的考驗。聞說有一個已退休的醫生，因院內的所有醫生集體辭職而要一個人照顧整間醫院病人數月之久，這件事對他來說是光榮事蹟，但一般人卻會認為匪夷所思。他們認為實習醫生階段是很重要的學習時期，自然應不計辛勞，盡最大努力以提昇自己的能力。有一位資深醫生就說過，在實習的一年裏，她從未踏出醫院，一年不見陽光，為的就是利用所有時間去學習及工作。也曾有醫生說醫生的社會地位日漸下降是因為現今較年輕的醫生不願比其他行業付出更多所致。因此，他們不會覺得實習醫生每星期工作一百小時是太多，全年只得廿四天假期等是不合理的，因他們認為醫生應與眾不同，既有過人能力就應比別人付出更多，這些機

性是理所當然。「挑選醫學生是一個很重要的步驟」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醫生應與眾不同」的觀點。

可是，也有一些醫生卻自視為普通人而已，因此，工作時間及享有的福利理應與各行業看齊，超時工作更應有補薪，但實際情形卻是在各行業高呼每週工作四十多小時的當兒，實習醫生竟要工作一百小時或以上，而享有的福利更不能與護士相提並論，而長期以來，醫生們都默默地接受下來，他們認為這種心態是必須檢討的。雖然目前情況如薪金、假期等已有改善，但他們認為這些改善與其他行業的相比，可說非常不成比例。他們更說因工作量太重及睡眠時間太少使他們有時表現得暴躁及對病人不大禮貌，這與醫生應有過人能力及良好修養，在任何時候都不應對病人無禮的觀點大為不同。

然而，縱然對本身職業的期望不同，對一些實在的制度上的缺點，眾人的意見是相當一致的。因工作太繁瑣，太多文書工作而至學習時間不足，不能深入了解每一個病症以致經常重複犯錯的錯誤是各人最不滿的地方。此外，因專科分配制度的不妥善以致興趣被忽視，

被分派到本身興趣不大的專科以致工作的熱誠降低也是常見的情形。更有人認為現今的制度只能訓練出「半個醫生」，經過實習階段後，每每仍未能掌握全面照顧病人的技巧及知識。

面對着如此切身的無理情形及制度，為什麼一直以來醫生們都默不作聲呢？是實習期太重的工作量，使他們無暇思索本身工作是否不合理嗎？是「過了海便是神仙」的心態嗎？還是慣性地對不合理事情的默默承受？沒有積極地提出改善方法相信是情況沒有多大改進的原因。

然而，作為一個處身於這制度以外，而將來又必須在這制度下工作的醫學生，你對眾所周知「辛苦」的實習醫學生涯有什麼心理準備？是不是懷着知道會很「辛苦」的心情，到時便毅然承受一切「辛苦」便行？還是積極去了解目前制度上的缺點，嘗試提出改善方法呢？

你的意願是成為一個與眾不同，有超人形象的醫生，還是一個普通的專業人士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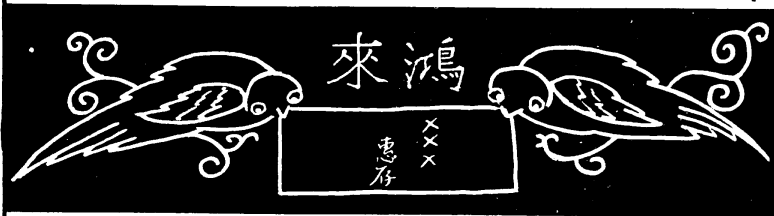
引言

醫學士，身為大學生和社會的一份子，除了接觸病人外，也有不少的機會和別人接觸。在二年級的行為科學課程，我們和是醫生和病人的關係，學習和病人接觸的技巧。同樣的，和別人接觸時，社交技巧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醫學士給人的形象是什麼？「招積」？穩重？……為什麼醫學士會有以這形象出現？是Professionalization的結果？對醫學士的社交技巧有什麼影響？在校院內，男女交往有沒有影響？拍拖的苦與樂，「焦水」的何去何從等，將一一探討。

此外，編委會收了很多讀者的來信，訴說發生在他們身上的遭遇，本期特地選刊了其中兩封來信。希望透過別人的情節，反映出校園的一些現象。

最後，編委會盛意邀請了史博士，Department of Pathology，在本期刊登了他即將發表的論文中部份內容，編委會在這裡深表謝意。



啓思編輯：

與偉在一起，平凡得就像會發生在你和他的身上一樣。兩年的預科生活，枯燥乏味，愛情或許能將它點綴一下吧！白天填鴨式的上課，下午在圖書館拚命的鑽，這種刻板的生活，沒停過半刻，身旁的伴侶很自然便成了緊張生活最佳的調劑。相處日久，感情亦隨然而生，一切都來得那麼自然，不着一點痕跡。

大學入學試後，才發覺偉原來是活躍的，他帶着我四出活動。驕陽似火的夏日，我們在網球場上消磨了不少時光，海灘更是我們經常至的地方，但偉卻是那麼的吊兒郎當，我根本無法捉摸到他。但我肯定知道，偉實在是一個好玩伴！

快樂的時光永遠都是短暫的，聽來雖覺老套，但卻不容你否認，隨着大學試的放榜，我們得放下嬉戲的心情，認真地對我們的前途作一個抉擇！

一直被老師、父母冀望能進入醫科的偉，竟那麼的堅持要選擇社會科學系，亦使我懷疑我對我們之間的認識和了解。

不管怎樣，自小抱有濟世懸壺的心的我，自然不肯輕易放棄這機會。但我們之間的感情，又怎麼樣？

「我們以後還會像現在一樣嗎？」我不禁問。

「傻丫頭，妳說呢？」偉調笑着。「但你說你不喜歡醫生生活？」

「可是我沒有說我的未來太不許是醫生呀！」偉依然是一貫的嘻皮笑臉

，真拿他沒法。

「放心吧！我是不會變的，除非是你吧！」他終於認真的凝視着我。

偉極力帶我進入他的生活圈子裏。他班中的活動，朋友的聚會，都讓我盡量參加。只是，當他們風花雪月，我只能沉默的坐在一旁，做一個聆聽者。偉似乎明白到我跟他的同學是那麼的格格不入，於是我們又再次回復以往浪漫的二人世界。但偉不竟是屬於他朋友的一羣，我多了解偉一分，我們之間的距離卻扯遠了一丈。

隨着功課壓力的增加，我們比前少見面了。我得時常獨自留在冷冰冰的校園中，努力鑽研書本，那滋味著實不好受。我嚮往跟偉一起浪漫、輕鬆、無拘無束的生活。可是，醫科的課程卻不容許我追尋浪漫得不着邊際的愛情。

本來，浪漫就不該屬於我。我所需的是實實在在的感情，可以抓得緊、握得着的。明的出現，並非偶然。在偌大的校園中，明就像大海中的浮木，而我就像大海中的漂流者，找到了依靠。功課上的指導，考試期間的鼓勵，閒時的關懷，而明就是這一切一切的賦予者。

對於明的出現，偉從來沒有表示甚麼，只時，他變得沉默了。偉那憂鬱的神情，扣人心弦的低喚，震撼着我的心靈。但理智告訴我，我所需的是可緊握於手的感情，並非摸不着邊際的愛情，因為不竟我造夢的年齡已過去了。我想，我唯一能說的就是「此情只待成追憶」吧！

思

醫者心

啓思編輯：

如果是有「緣」這東西的話，我和凱琳的認識當真是可以用一個「緣」字來連結。可是，我和凱琳是否有緣無份呢？這段情居然逝去得這樣快！

如果能叫時光停下來，我願永遠是去年的春天，我願永遠和凱琳在踏着那條碎石路。為什麼？為什麼她要和我說出那番說話？難道我們是沒有過去？過去只是一個幻象？

自從凱琳搬入A座後，她便進入我的世界裏。我相信這是緣份。因為如果不是它，明英是不會搬出A座，而她也只會成為我的隣居，也沒有那晚偶然的拜會。

那晚，如不是為慶祝她入伙，A座也不會為她大排筵席，而B座的小伙子們也許沒有機會認識她；我們也只會知道她是坐在一個小角落的一位同班同學。自那晚起，她卻成了A座的寵兒，B座沒有一天不談這小姑娘的。

其實，我們的相識是錯嗎？如是真的，何不一開始便讓我們分別坐在左右兩個陰暗的角落，為何天天堂時卻要坐在一起呢？

去年的春天。就是那個春天，她為什麼深夜裏叫我喝她煮的湯？不會是有剩餘才叫我吧？是我表錯情還是強的胡謔？

「不是好好的一對嗎？」

「不要亂說！」

其實，她不需要老是關心B座的小伙子們的。

「我們A座自己煮飯吃的，你們這樣懶，何不來和我們一起吃？」

我不知道，我當真的不知道。她究竟是本於同學間互相幫助的熱誠，還是另有所圖？可能是我猜錯了。其實，如果不是強的胡謔，我們也不會到此地步。我們可能仍是一對很好的同學。現在，我和她老是隔着一堵圍牆！是的，是我會錯意，我不應和她說出那段話，現在是那麼的僵啊！

我真想教訓強一頓，他的咀兒老是不乾淨。什麼「天做地設的一對」、什麼「雙飛蝴蝶」。不錯，她雖真的為我在演講室和圖書館內霸一個和她同坐的位，強卻也不該老是將我們湊在一起，也不該到處宣揚我們的事啊！

誠然，我對她是產生過感情的，或許只是一片綺麗的遐想。和她一起讀解剖學，和她一起應付解剖學的導修堂，和她一起吃晚飯，和她一起在屋前的小

公園內散步，踏着月光映照着的碎石路……這些都是多麼的溫馨，多麼的叫人陶醉啊！

不是那晚的狂歡會，我們的感情是不會結束的。強！又是強！他強逼我們在眾人面前互吻一口。

「害什麼羞的？你們不是早是一對嗎？」

那時的凱琳，滿臉通紅，眼睛裏像噴出了火似的。

「太過份了！」

她奔出了人叢，我呆站着當中。

「凱琳，其實這些都是強的錯，我明白的。我明白激情捉在手裏是會粉碎的，倒不如讓在心坎裏還來得清晰。凱琳！我……」

「你太看重我們的關係了。誠然，我很早以前是很喜歡你的。你沉默，你有思想，你有個性。我喜歡你不像其他人那樣的庸俗。我給你們煮飯，我給你霸位，不錯，我是關心你，因為我欣賞你。」

欣賞，只是欣賞，我們的關係只是互相的欣賞。「沒有什麼」，當真沒有什麼？不是強的「天做地設的一對」，更不是「雙飛蝴蝶」。

A座沒有出現她的影子了。很少在圖書館內遇見她，或者這是好的，免得尷尬吧！

昨夜，從圖書館裏回來，看見其他同學一伙兒的有說有笑，又看見遠處走過一對男女的背影。我兀自踱步回家，經過A座，裏面傳來幾聲笑語，還能依稀辨出那些是志光，那些是燕玲的。只是凱琳的笑聲在這寒風中卻不復聽見。

煩你忍受我這封信，忍受我這些無聊的話語！

祝生活愉快！

子夏



論盡拍拖

貓

某日傍晚，A、B、C一同吃完飯後，在飯堂門口見到 Charles 正在拖着一個 '88 的女仔急急步離去。

A：唔怪得 Charles 今日 Practical 咁早收腳。唔知佢今次又會唔會得手？

C：話你少見多怪。你也不是不認識 Charles，拍吓拖並不出奇。

三人便走入 Music Room 在柔和燈光下繼續 Fussy。

A：我也不反對拍拖。我們這個年紀拍拖是很正常的，但千萬不要妨礙我們讀書。Charles 上年又 Viva，又 Suppli，現在又「肥」Term Test。

B：年紀大小或讀書成績都不重要。假如緣份來到，這段情是沒法擋的。反正戀愛也是非理性，就像一幅抽象畫，你看可能覺得怪色，但我看便覺得時一般和諧。最重要是現在大家相處得開開心心，將來一切問題可以在將來慢慢談。

C：好似你同亞 John 咁？我話最緊要是個女仔靚。你看我久不久帶 Kitty 返來，就好過你（指着 A）一個都搵唔到。反正我和 Kitty 一樣喜歡玩，睇戲、Roller、落 Disco，大家都開心。

A：好女仔不易找的。年紀要比我細，又不是 Medic 的，「質素」又唔可以太差，要 Medic 女仔將來很難有家庭溫暖。

B：戀愛是講緣份的，結婚也不過是戀愛的一個里程碑，祇要大家有同樣的感覺、需要，將來便可組織二人世界。結婚的意義實在不大。

C：通常都是女仔急於結婚吧！我自己就沒有所謂。你們女孩子便要小心。Medic 女仔就像很多師兄所形容

「金銀銅鐵錫」，是一年跌價的。我們男仔到高班反而可向師妹賣弄，上 Ward 又可以追 Student Nurse。不過同班的女仔都好，大家一齊上堂都幾開心。在 1st Year 和 2nd year 個 honey moon term 又可以一齊 happy。現在趁着低班應該盡量玩，人不風流枉少年。

A：你又太誇張了。你那裏有時間剩下來讀書？我們醫學生始終都是要勤書。在拖拍的時候，初期日日想着她，怎也讀不入腦。現在讀不好，將來怎做一個好醫生？你睇 Andrew 本來 2nd Term Test 勁過，但 Michelle Fail 了，Andrew 幫 Michelle 補習，【結果害到自己 M. B. 要 Viva。

B：這是你們男孩子自尊心作怪，故意選一個成績比自己差的女仔。不過睇 Andrew 和 Michelle 在 Lib 記讀書真浪漫。一齊霸一張「豬肉枱」，讀一會書又望一望隔隣。兩個人一齊讀一本書，買書錢也省回一半。不過拍拖對讀書也可有積極的影響。上次 Tutorial 前一晚我在 Lib 記讀書讀到很悶時，亞 John 在 Hall 做完事急急趕回來陪我讀，直至 Lib 記門門。結果我那晚雖然很疲倦，但回想他老遠的趕來，我豈能辜負他呢？於是讀到凌晨三時才睡覺。

A：這件事我就不知道，不過我覺得 Andrew 和 Michelle 實在太過將自己隔離了。

C：這是你們這些閒人將那一對對的人隔離吧。

B：我也不介意別人將我們分隔。事實上最初我們是故意避開人的。

A：隔開你們又不對，不隔離你們又說是打擾你們。你們真是莫明其妙。

B：雖然我們曾經被你們隔離，但到現在我們實在很想和你們多點接觸。你前日早上就不夠朋友。我和你同枱吃早餐，你遠遠見到亞 John 走入 Canteen 門口就說不想作「電燈胆」，急急腳走開。

A：而事實上你們又是正在拍拖呀。一對男女日日一齊食飯、一齊讀書、一齊返學一齊走，不是拍拖是什麼？

B：我們正在拍拖就無所謂。若果不是拍拖給你這樣煲水就麻煩了，你們亂煲水會破壞很多未成熟的感情，為了避忌，很多被煲的都會自動走開。我覺得無所謂謂的煲水是很妨礙私生活的。

C：我就不怕別人煲水，煲水大概是一班無聊的人走在一起無什麼好談才亂爆出來。八卦到底都是人類天性。反正煲散丁也無所謂，Medic 仔要找女朋友實在俯拾皆是。

Medic 仔在外人眼中是個百份百天之驕子。人又醒，將來有錢、有地位，成熟又穩重的就更受歡迎。

A：我卻不是這樣想。我和外面的人接觸，他們覺得醫學生是有很強自信心，但過於注重讀書，而且話題狹窄，三句不離本行，外人是不能接受的。

C：這是你這些深水潛艇的看法。很多 Medic 仔便是缺乏社交技巧，談話又無話題。記得你去去年聖誕舞會之前一晚，向我請教跳舞，又問我怎樣打扮，怎樣請女仔跳舞，那個時候應該問電話，那個時候應要求送她回家……

男仔實在是比較佔優的，而且

外人對醫科仍有一份神秘感，對很多醫科內的事，例如解剖屍體，都很有興趣。但 Medic 女仔在外面就比較吃虧了，所以很多 Medic 女仔會選擇 Medic 男仔，B 就是一個例子。

B：我也感到 Medic 女仔給人的印象總是女強人、女醫生的影子，而且地位又高，又致力於工作，因此 Medic 女仔很少被其他 Fac 的男仔追求。我聽外面的男仔表示若是 Medic 女仔煮的食物，他一定不吃。因此 Medic 女仔多選擇 Medic 男仔，起碼大家有一套共通語言。

C：即使有女仔在場我也要說：Medic 女仔的質素實在差。Medic 女仔缺少了女性應有的溫柔、矜持（正在拍拖的或者例外）。既不溫柔體貼，也不花時間打扮，沒有女孩子味，也不懂得浪漫。我和 Kitty 拍拖不久，她也撒嬌，這種情趣在 Medic 永遠找不到。Medic 課程影響是很大的，不單花時間，又逼使女孩子們也建立了很強的自信。怎會有一些依人小鸟？

A：對啦。Medic 女仔實在太過大胆，又解剖過屍屍，見過生生死死。對一些尷尬的問題，例如性，她們也毫不避忌討論，怎會有浪漫？而且她們將來在家庭的角色也很含糊。很多 Medic 女仔外型或行為上根本很男性化，不需要我們遷就。初入來時我很不習慣和女仔一齊逼向 Tutor 聽書，現在也無所謂了。有時看見一些高班的師姐我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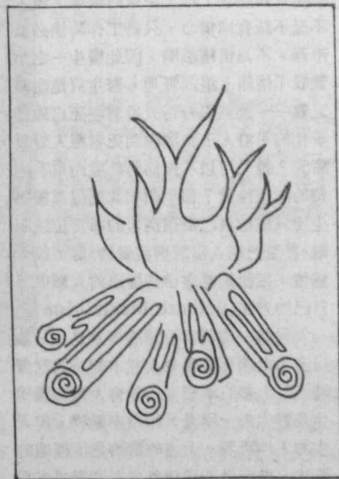
這時 Music Room 的門開了，外面的人大聲叫夠鐘開門，於是三人一哄而散。

攝氏 101

貝子

在報刊的娛樂版上，我們常看到某男藝員和某女演員拍拖的消息，通常我們稱之為「煲水新聞」。但各位可留意到，在沙宣這裏，我們許多同學也成為醫學生這小圈子裏「煲水新聞」的主角呢！一男一女同學常常走在一起，便被別人視為拍拖。跟着有關他們進展的情況，便成為同學們茶餘飯後談話的題材了。

要擁有最新消息，當然要留意當事人的一舉一動。最好還能獲得他們自述感受。於是在社交聚會上，這些主角們便被人用種種言語試探，望能得知內幕。其手法之精明，實媲美偵探之查案和審犯技巧，記者敏銳的新聞觸覺。究竟為什麼這麼多熱衷於「煲水」呢？身為「主角」的同學們的感受又如何呢？



在閒談中提及某某人拍拖近况，可能僅僅是寥寥數語，也可能像 Tutorial 一般詳細研討，究竟是否兩者皆為「煲水」呢？有些人認為，只要所說是真相事實，不憑空亂說，便不應視為「煲水」。但問題在於當人們主觀地認為一對同學拍拖時，這些主角的一切行為，將被主觀地與「拍拖」拉在一起來聯想。那些「事實」常被主觀地分析了才表達出來，可否再作為「真相」，實在值得考慮。我們這裏將煲水的範圍推廣至一切談論別人拍拖的行為上；但很多人認為我們所談的「煲水」是人的天性，相等於好奇心，想知道主角們進展如何。而且有節制和理性地「好奇」，只會增加生活情趣。况且通常主角們都是「煲水者」熱識的，當作玩笑罷了。尤其當兩主角一起時來以言語刺激，看他們害羞窘迫的表情，實在暢快，至於如何斷定怎樣為「有節制和理性」地唯有希望「煲水者」和當事人有共同的見解好了。

「煲水」效果如何呢？有人以「催化

劑」來比喻。在 Chemical Reaction 中，催化劑可使 Activation Energy 提高或減低。換句話說，「煲水」可使兩人拍拖進展加快或減慢，究屬何者，全在乎個別情形。通常如雙方已瞭解對方動機，有一定程度上的認同，而又不怕別人取笑的，作用在於加快。相反不知對方是否喜歡自己，又害羞的話，「煲水」便有一定程度上的障礙。但有一類人則遭受最無情的傷害。他們可能只屬普通朋友，並不是在什麼談情說愛，給別人硬安帽子，使純情的友誼蒙上陰影。萬一處理不當，更可能因此損失了一位朋友，對這些「煲水者」又怎麼交代呢？

煲水這行為是否干涉了別人的私生活呢？有些同學覺得這是關心朋友，就像留意他讀書進展如何一般。但被「關心者」的看法和感受，是否如他所預料般？所有煲水者皆深信自己的判斷力，能適量地控制煲水的「火力」。我所能說的是，但願他們判斷準確，同時也記着將來也可能會成為被煲的「主角」。

各位相信都不乏與醫學生溝通的機會，當中不難發現有令人啼笑皆非的談話，「有趣」還是「無趣」則見人見智了。且看以下兩則小片斷。

× × ×

「星期天打邊爐？好則好矣，不過不要吃豬肉……」

「你不愛吃豬肉嗎？」

「倒不是。那是因為奉楊紫芝教授之喻，最近QM連收兩宗Case，都是吃了帶有寄生蟲的生豬肉發病的，大概就是打邊爐之禍了，現在那有不怕的道理？」

× × ×

「難得今天不用上Ward，可以上茶樓。」

「唔……快嚐嚐這碟牛雜，味道不錯！」

「這些牛腸厚厚的，很爽口呢！」

「一定是腸癌啦！癌細胞激增，所以腸壁便特別厚了……喂！你們怎麼都停筷了？」

× × ×

醫學生慣把醫學知識、術語引入日常談話中，已是衆所周知的事情。無傷大雅的頗能增添樂趣，甚至可入「幽默」之列，可是若對方接受不來這幽默，小則倒胃口，大則對他「另眼相看」了。一位同學認為醫學生的社交能力差，並非因性格與衆不同，而是生活的接觸面太少。「三月不讀書，便覺語言無味。」肚子裏除了醫學知識便別無他物，不少醫學生無力跳出「醫學生」這個框框，便產生了上述的笑話。

奇怪的是很多同學都不願在社交方面花太多功夫，以忙碌為藉口，不主動跟院外人士接觸。部份原因可能是不重視社交，也可能是留在圈內較有信心得到接受及認同。

當然，我們不能抹煞功課壓力及醫學院地理隔閡所帶來的實際困難。事實上，溝通困難也並非只在醫學生身上發現，不少其他專業學院的學生同樣有困難。君不曾聽見修電腦的同學滿口input、output、GOTO、Return……嗎？在專業訓練的過程裏（professionalization），大家接受了一套價值觀，形成了獨有的次文化。醫學生與其他專業學生變了「特立異行」也是

可理解的，但醫學生的問題卻來得更更大一點。人家不愛聽programming最多便是打瞌睡；但當一位糊塗的醫學生向新相識的女朋友大談上學期漂亮地把Median nerve 解剖出來的超卓成績，與及年假後他的「老友記」因保存不善而發霉，變成了綠色怪物……等等的時候，可能惹來一聲驚叫，女孩子拂袖而去。

但是人類交流的樂趣也正來於彼此的思想、文化等的差別，把自己獨特的知識、意見提出來，若處理得當，便趣味盎然，記得曾與一位唸動物學的朋友逛街，偶然看到一種用真實的小蟹做的小擺設。觀賞之際，朋友告訴我這蟹是住在泥裏的，所以蟹鉗一大一小，雄蟹找對象時便把大蟹鉗豎出泥面，吸引女朋友。這小小的蟹背後居然顯出了大自然的神奇力量，小蟹在我心中的份量也自大不相同了。我的朋友所談的也是「專科知識」，卻是我這個聽眾可以了解及欣賞的話題。我們可有令朋友欣賞我們的話題呢？

醫學生及醫生的生活圈子窄也是影響社交生活的重要因素，我們圈外接觸的人少，圈內也同樣少。



醫學生圈內的人是同學，現在的同學便是來日的同事。其他同事也大多是師兄姐或師弟妹，接觸不同背景的朋友機會很少。

在大學裏，醫學院離羣獨處，醫學生少有閒情到大學本部聯繫聯繫。原因還是老問題——時間少。當上醫生後，工作時間不穩定，難得可與朋友定下約會，於是很容易達到「六親不認」的地步。

由於，醫學生及醫生很難擴闊圈子，結識異性不免遇到困難。

小時候，十個男孩中倒有七個立下的志願是當一位懸壺濟世的醫生。在孺子的心裏，醫生的工作是那麼神聖！醫生是那麼的高貴、偉大！在大多成人的心目中，醫生也享有很高的評價——但已不是一片孺慕之情那麼單純。「考進醫學院是千難萬難的，這羣醫學生都是IQ爆棚之人。」「私家醫生看一個症常常收到百多塊，只要一天看上三十多個症，一個月豈不便可賺……」當然崇拜「嘉能醫生」的人也有不少。

霧裏看花總少不免加上幾分想像，醫學院以外的大學同學，尤其是宿生，與醫學生接觸多了，醫學生也不再是那麼高不可攀。一則他們的知識水平及將來社會地位都不遜於醫學生，二則他們對醫學生的生活、課程及聰明智慧有較真實的認識。醫學院的男孩子們，不要視自己為天之驕子啊！愈來愈多大學裏的女孩子不把醫學生列在擇偶的優先地位呢。

談完醫學生的形象，且試說說「醫學生」的特殊性格。雖說「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五年的醫學生生活卻對一位醫學生的人生觀、性情等起了或多或少，或好或壞的影響。這種影響實需視個人而定，難以蓋棺定論，這裏便嘗試討論一些較普遍的現象。一般醫學生都有點自負，顯得十分自信。一則是由於優越感作祟，四方投來的艷羨目光更助長了這種感覺；二則是由於斷症需要極強的自信心和判斷力；三則是一個表現自信的醫生才能令病人信任。一句「你的病『可能』是這樣……」已可令病人的信心動搖，更遑論向病人謙遜「少弟才疏學淺」或甚至直認診斷上的錯誤了。這種自信若表現在日常生活上，在別人

眼中是「有個性」，也可能是「趾高氣揚」。

醫學生大多較為理性，一方面固然是培養出來的科學精神，另一方面是醫學生及醫生在工作上帶來的衝擊。醫生不是不該有同情心，只是工作時候必須冷靜，不為情緒影響，因此醫生一定要駕馭「情緒」這匹野馬。醫生只是血肉之軀——誰能忍心每天看着在死亡邊緣掙扎的可憐人？誰願聽到死者親人哀哀痛哭？誰又可以不被面對絕症而束手無策的無奈挫敗？醫生們和我們這羣醫學生便只得把自己跟這疾苦的事實拉遠距離，甚至把病人當成病症看待，避免投入感情。這便是弗洛伊德提出的人類保護自己的方法(defense Mechanism)之一。另外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看得多生老病死是會令人麻木的，適應環境正是人類的本能。於是有人譏諷醫學生及醫生為一種後天的冷血動物，與天生的人性叛離。上述的當然是很極端的眼光，徹底做一個化外之人又豈是容易的？不少醫學生始終懷着一顆熾熱的心



，家人「化」的程度實不敢一概而論！

自信、理性是男孩子們堅強的表現，那是正面的評價。但對於醫學院裏那佔五分之一的女孩子們來說，同樣的性格特徵卻可能帶來負面的評價。

在社會裏，男、女性各被認定有一套不同的性格表現——男性該堅強，女性該柔弱；男性該獨立，女性該服從……醫學院的女孩子被認為失去了傳統的女性特徵，但卻又說不上是男孩，就只好被列入「第三類性別」中了。有趣的是「醫學生」的身份雖是男孩追求異性的有利條件，卻是女孩擇偶的絆腳石。

在香港這個華洋雜處、經濟繁茂的都市裏的女孩被評為一般喪失了女性美，而女醫學生更是另幟一格。醫學院裏男女比例的差距甚大，女孩們接觸男孩較女孩多，行為思想受到異性的影響很大。而且為得到這少社會的大多數接納，得需對他們有一定的認同。不少女孩為了避免男女之別成為友誼的障礙，或不欲引起別人猜疑交友目的，便不覺地着意以男性化的態度與男同學相處。另外醫學課程也是令女醫學生與衆不同，例如性的那一類問題是一般社會人士感到很敏感的題目，卻是醫學生必讀的課題。醫學院裏學生和講師都不忌諱在這題目上開玩笑，因為他們的經驗是女生不會為此而表示尷尬，她們不懂得害羞啊！事實果真如此？部份女同學上課時盡量把課題內容理性化，減少尷尬的感覺。但課堂外她們仍堅持在道德的範疇裏，性之類的問題不應作閒談話題。男同學不懂這一套，既然上課已談過這課題，課後談談有味笑話小姐們又有甚麼大驚小怪了？在座的女孩要是表示不滿，也得不到太多重視，男孩照講如儀。不過，很多男同學都感到女同學的不滿反應比普通女孩子來得平淡，所以沒有認真看待這抗議。或者平淡的反應可能就是輕視的結果？也難辨甚麼是因，甚麼是果。

醫學生生涯是極富挑戰性的，女孩子更要戰勝一些心理及生理弱點，跳出一般社會定下給女性的範疇，她們要求自己勇敢、果斷、獨立、冷靜，忍受心力交瘁的功課壓力。你要視她們為「強人」還是「怪人」？



史博士理論

戀愛是人生的一個必經階段，我想誰也不會加以駁斥，正如一位俄國的大文豪說過——「誰個少男不善鍾情，誰個少女不善懷春。」既然戀愛是一件那麼必然發生的現象，就讓我們看看在醫學院裏的戀愛，究竟是怎樣孕育出來吧。

在我們未一起探討這個問題之前，我想澄清一件事。箇中敘述，全屬個人觀察所得，如有雷同，實不足為怪。再者本人實無心譁眾取寵，揭人私秘，如有冒犯實非本人之意。

醫學院其實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棲息地——「Habitat」，正如一個（註一）高原上的小魚塘。魚塘內當然有的是魚，魚兒當然亦有大有細，有老有嫩。話得說回來，有因必有果，有魚釣的地方，就少不了漁翁的存在了。

任誰都知道，在內陸上的（註一）高原，魚兒的身價是怎麼昂貴，所以誰都想能在塘中釣得一尾魚，就算不是稱心滿意的美人魚，也總好過食無魚啊！但能不能釣到魚這個問題，就相當複雜，實非三言兩語所能交待清楚。

釣魚的成功秘訣，莫過於以下四種

- （一）漁翁的釣魚技巧
- （二）魚餌的質量
- （三）垂釣的時間
- （四）運氣

正所謂「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到釣魚，就要看自己枝魚竿、魚絲、魚鉤等漁具是否美觀實用；而漁翁本身的經驗、耐力、機智及眼光等，也是舉足輕重之要素。至於魚餌，則是豐儉由人，有人用麵粉，有人用生蝦，正所謂麵粉釣泥鰻，生蝦釣石斑，垂釣者自己心裏有數，不必細表。講到垂釣的時間，莫過是早水和晚水（註二）這兩刻，因為魚兒大多在這刻感到納悶和飢餓之故，故較多開口吃餌；而平時則大多躲到石隙或岩洞之下練功，縱有魚餌和好漁具，也是徒然枉費心機吧了。

不過，以上所述者皆是康莊大道，實不能概括到一切五行八卦之變化，蓋因路是人行出來之故，然成功者自當成一派宗師，留芳於後世矣。

註一：高原乃高地非一般常人可到之處。

註二：早水是九月初至十二月尾新魚苗

到步的時候。

晚水則指七、八月，放暑假休息之時。

× × ×

最近我又從一同窗學友中，悟出了第二套學說。但經我再三參詳之後，始發覺散友因鋤書過度，以致走火入魔，將病人和女朋友也混淆了，吾乃天生好人，有悲天憫人，普渡衆生的菩薩心腸，惟恐後人重蹈覆轍，故迫不得已，將其私隱公開。

吾友因用功練武，自小就打下了深厚根基，對低班時所習之Gross Anatomy念念不忘，直到上Ward之後，仍銘記於心，時刻流露於言情。終創下了此不二門徑，以對病人的程序，倒行逆施，加諸於其女朋友身上。

誠恐家師弟不明上Ward擺病例之程序，現特加以濃縮簡化，務求深入淺出，令師弟們得明所指，不致丈八金剛，摸不着頭腦。

首先自然是記錄病人之背景歷史；包括姓名、地址、電話、職業、年齡以及家庭背景。接着就是 Inspection，看看Surface Anatomy，有沒有Congenital Malformation或者Underdevelopment of Organ。跟着，再進一步詳細檢驗身體，亦即是Percussion, Palpation和Auscultation者也。當然你所做之每一步驟，必須經病人同意許可，方可實施，否則後果自負了。最後，就是儘可能多做有關化驗，仔細觀察清楚，作出自己認為最準確的diagnosis和treatment。

雖然說來言不及意，但想家師弟皆天資聰穎，自當能明白箇中含意，不必畫蛇添足了。

鄙人自問觀人於微，雖上山習藝未久，然而已深悟很多孫子兵法，對諸般「足球戰術」——人釘人、長傳急攻、密集穩守、扭球技巧和越位挑引等，亦能了然於胸；至於「湯水、糖水攻勢」、「魅力大法」等奇門異術，亦畧有研究，惜篇幅所限，未能盡錄，實乃生平之一大憾事，耿耿於懷也！



別了祝融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二）早上一切如常，上課下課，用膳讀書。在晚上七時許，消防車的聲響猛時打破了校園這單調的規律。抬頭一看，只見紐魯詩樓火光熊熊。很快，消防局宣佈它為三級

火警。火神在紐魯詩樓擾攘了數小時才施施然離去。對於建築系的同學來說，現在才是一個開始。

由於火災是由四、五年級建築系同學的Studio開始，所以這場火將他們多月來的心血付諸一炬。而建築學會室亦被波及，許多文件、資料、紀錄等都被毀滅。而在一、二、三年級同學方面，他們的東西都被濃煙、水漬等破壞。除了少數被鎖在鐵櫃中的文件外，其餘的都不能幸免。

現在，建築系的Studio、School Reference Bureau及電腦房等都已搬至Duncan Sloss Building（這是新年假後的事），而講課仍在紐魯詩樓內教授，學系辦公室仍在紐魯詩樓四樓。

在火燒期間，建築系同學的情緒頗為激動，尤其是四年級的同學，因他們剛完成的作品是放在Studio內。原先他們需要刊印一書冊作為今學年的功課，但他們的作品仍未拍照已被火神充公，激動之情應能理解。雖然火勢延至凌

晨才被控制，但部份建築系同學仍留在火場附近遲遲不肯離去。

在清理工作進行期間，保安工作不足令建築系同學大為不滿。由於這兩天建築系同學不能進入紐魯詩樓，而其他人士則可持交功課、回Locker等理由入內。事後據稱有部份同學放在櫃內的貴重物品如相機、錄音機等雖未被波及，但亦不翼而飛。所以在清理工作後期，部份自願軍是負責監管工作的。

由於建築系同學的損失很大，很多個別學會都為他們籌款（如在醫學會內共籌得四百廿一元五角）。而建築學會自身則在方樹泉文娛中心展出火場圖片及賣Poster以籌款。四、五年級同學則向大學申請借貸以應燃眉之急。雖然如此，建築學會仍面對很多非金錢可挽的損失，如以往的紀錄資料等。

一月二十四日早上，原應由清潔公司到現場清理，但部份建築系同學（大部份為一年級同學）自告奮勇，率先入內掃水，整理文件等。在清潔公司工作期間，這批同學仍在現場打點一切，所以工作進行甚快。由於Studio內的Suspension Ceiling足有兩千磅重，所以清理工作甚為危險。一月二十五日，同學們開始分批入內（大約十人）執拾私人物件。

現在一至四年級同學的功課已取消，不用補回，但五年級的Thesis仍要如期交貨（六月底），他們唯有從新開始，輕歎命運的不濟。

由於Duncan Sloss Building是建築系從前Studio的所在地，原先已準備拆卸，所以其內部很殘舊，如食水供應不足，電線雖已換新，但設備仍然不足。據估計，內部裝修工程最快亦要到今年九月方可完成，而下學年School of Architecture將會轉為Faculty，增加收生額，所以亦可能會另有新安排。



舞會前後

史官

話說臘月下旬，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沙宣道「玻璃陳」餐廳內，幾個不同輩份的醫學生，剛好在餐廳一角相遇，一齊享受下午茶的時候，八卦仔突然向隣座的好友大眼明談起二十八號晚舉行的醫學院舞會。

八卦仔：「大眼明，你打算去醫學院舉辦的舞會嗎？」

大眼明：「你也知我沒有女朋友，怎樣去參加呢？」

八卦仔：「我就是知道你還沒有女朋友，才找你去參加，要不然，我就不會找你了。」

正在吃西多士的朱大祥忍受不了八卦仔之論調，立刻放下刀叉，向八卦仔「開火」。

朱大祥：「你以為人人都像你一樣，恨女孩子恨得發高燒，沒有女朋友則做不成成人世，一定要去舞會物識一個乎；況且你把醫學會的聖誕舞會當作女朋友介紹所，簡直是IQ零蛋。」

八卦仔：「你毋需扮清高。你自己有N個女朋友，當然不用徬徨，四週尋覓啦。你也許聽過，陸佑堂被人稱作「西環大舞廳」吧！」

此刻，本來低頭不語的一位師兄吳仕仁氣不過八卦仔之謬論，連鮮奶樽也來不及放下，就向八卦仔「將軍」過來。

吳仕仁：「大胆小鬼，竟敢出言侮辱我校莊嚴神聖的陸佑堂為舞廳，你想被人切斷根乎。醫學會之所以舉辦舞會，純粹是為同學利益着想。可能你初到貴境，不熟悉這裏風俗，待我說給你這小鬼聽聽。」

第一：舞會可增加各同學的體能活動令大家不致肌肉萎縮、關節生硬，如將

來患上駝背又或者坐骨神經痛，便不能怪醫學會文庫秘書不關心各同學之身體。

第二：舞會可增加聖誕的節日氣氛，況且又可以免費吃東西及跳舞，一舉數得，何樂而不為呢？

第三：可以擴大社交圈子，改進社交技巧，不用被人當作蛀書蟲，除了讀書，就一無是處。況且此處陰陽陽盛，預先不鋪定後路，豈非要長期敲經陰佛？

第四：我地醫學生……

在長枱對面的另一位師兄何守正，不待吳仕仁繼續講下去，就打斷了他的話頭。

何守正：「仕仁老兄，真要多謝你了，還振振有詞般高談闊論。舞會都好去嘅；想我們入大學，唸醫科，不單是為了識女朋友，舖路娶妻，為「四仔願望」努力而矣。其實我們應該要好好地在圖書館勤練武功，修讀內外真經，等學日學成之後，下山去懸壺濟世，發揚史懷哲、白裘恩等先哲的精神，這樣才不致辜負各講師、教授和鄉紳父老的期望。」

吳仕仁：「這個我便不同意了。一來，不是人人都可以像白裘恩、史懷哲那樣偉大出色。二來，人又不是機器，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時，一年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日都躲在圖書館內閉門造車。我們醫學生都需要正常娛樂來

調劑身心，輕鬆自己的。況且去舞會多是一羣同學一起去，怎可以脫離大隊，在荒漠中作荒涼演人，好像你這深水潛艇，潛到炸彈都迫不出來。

你看「羅拔陳」在舞會前那一晚「騰鷄」的模樣，整晚走來走去請問 Hallmates，在舞會中什麼時候可以問人家擺電話、地址等，有沒有絕招可以傳授，就可以知道你們深水潛艇是怎樣缺乏社交技巧，甚至連個普通中學生都不如，還在這裏自以為是。

何守正：「社交技巧是重要，但不一定要從舞會中才可以鍛鍊、學習，可以多參加大學裏其他認識性活動——探訪、外務等，甚至可以直接參予一些社會事務。」

吳仕仁頓時面露不悅之色，哼了一聲，轉過身子，不再理睬何守正了。

× × ×

正是無巧不成話，一月四日早上，於「玻璃陳」餐廳之內，八卦仔、大眼明、朱大祥和另一位女同學芝芝，又再次碰頭，坐在一齊食早餐。

大眼明：「八卦仔，你也算好介紹了，還說去舞會就一定可以認識女朋友，還使我白開心了數日，茶飯不思，痴痴等待二十八號晚的來臨，怎知你原來是放無烟火炮！」

八卦仔：「幹嗎一見面就大動肝火？我都料不到那一晚會弄成這樣的收場。其實我也不是那樣，理應同病相憐。」

大眼明：「誰和你同病相憐，若不是你，我就不需要白白悶了一整晚，渾渾噩噩，活像一個大傻瓜。」

八卦仔：「你以為祇有人才那麼不幸？我在那一晚不是一樣被人當『細路仔』，誰叫我們是小鬼，年齡又比人細，輩份又輕。沒辦法喇，惟有面對現實，從頭

收拾那幻滅了的美夢吧。」

大眼明：「現在想起來，還心有餘悸。唉！總算受了一次教訓，明年我都不敢再試了。」

朱大祥：「真是自作自受，誰叫你立壞心腸。其實那晚都很熱鬧、很好玩。音樂又打得不錯，有快有慢，剛柔並重。還有小食和汽水招待，很是不錯的了！」

芝芝：「不過那晚好像有些油脂裝打扮的青年，真令我意想不到，我連一隻舞也不敢和他們跳！」

朱大祥：「那麼你又似乎敏感一點，着油脂裝未必一定是壞人，只不過是一種比較新潮的服飾吧。而且醫學會邀請回來的賓客，也不會有什麼問題。」

芝芝：「這樣說就不對了。入場時不用憑卷或證件，怎知不會有人混水摸魚？都是小心為上，打醒十二分精神好。不過不和他們跳舞，我自己都幾悶，因醫學院的男孩子不是已有了女伴，就是不大懂跳舞、太內向，不敢嘗試請我們的女孩子跳舞。現在回想起來，還有些惱恨自己醫學院的一些師兄們，只曉得把注意力全集中在那些女來賓身上；而另一些則站在禮堂一角，竊竊私語，一些也不懂得什麼是溫柔、什麼是君子風度，不懂得去照顧師妹，令我們祇和相熟的幾個男同學跳了一整夜的舞，好像 Class Ball 一樣……。況且自己班的女同學反應又並不熱烈，沒有幾個願參加做伴，大多被學期初的測驗弄得異常緊張和「騰鷄」，以致無心參加，躲起來讀書。唉！下次我都是要三思，才決定是否參加醫學院的舞會了。」

此時，「玻璃陳」內已經剩下小貓三、四隻，與會眾人亦陸續離去，到李樹芬樓上堂去也。



中山醫學院 二天遊感想

黃德明博士

本年一月六、七及八號三天，生理系四人及電機系一人應廣東生理學會邀請同中山醫學院參加廣東省生理學會年會。我因事只逗留兩天，但所見所聞感受良多，茲錄數則於下。

語言

國內以普通話為法定語言，我們五人中只有黃志昭教授以普通話作學術報告，其餘四人均用英廣混合話(Chinglish)用中文表達發覺常常詞不足達意及交流困難，想不到同是中國人居住地區相距這樣近，居然有語言困難，香港從事學術工作人士，雖然日日與英文接

觸，但除少數外，英文的運用總不及英、美人，而中文運用又不及中國人，二、三十年來遂有香港之文化產生，此及英、廣混合話，近年來崇外思想減少，加上一九九七年的來臨，這種次文化發展趨勢似乎會因中國化而減少英文的成份，中文水準或會相應提高，只希望英文水準不要大大降低。

中國學者

一月六號，我們早上作學術報告，下午參加分組討論，所講的人很多，每人講完都有不少問題，多是資歷老的教授提出，間中也有年輕的教授發問，從

他們的問題及小組討論的發言，發覺國內老一代的學術對生理學的了解很深入透徹，文化大革命並沒令他們忘記了科學及研究，數年來碰到不少中國科學家，雖然道行高深，大多數態度謙虛，這是典型中國學者的風範，習慣於西方及香港文化的香港人，尤其是初出茅廬的新紮師兄，以為中國落後，又往往誤以謙虛為「冇料」不把中國學者放在眼中，怎知明眼人中他們自己才是有料。

中、西醫學院 比較工作

六號晚，我們有機會與中山醫學院生理系教授及一位中醫學院教授吃飯，這教授曾受正統西醫訓練，從事生理學研究工作十年，再轉入中醫學院工作，從她談話中得悉中國現在正致力於整理研究中醫的理論，及從基本及臨床方面系統地比較中西醫學的異同，而從事這方面工作的許多人，都有西醫及基本科學研究的訓練，相信假以時日，中醫理論將會發揚光大，而中西醫學的異同有更深切的了解。

在香港也有不少學者作中藥研究，我想我們不單要向他們借鏡，我們更要學習他們的態度，踏實工作，不尚空談及不急功近利。

其他

在廣州的兩天內，多次到中港合辦的豪華酒店，設備及服務均一流，收費也算一流，每晚收費一四〇元人民幣左右(合港幣四百元)而且要用代用券，一晚房租比大部份當地人一月薪水還多，而且香港人及外國人可自由進出，本地人則不歡迎入內(找朋友例外)這種因生活水準相差而做成對外人及本地人的不同待遇，實不是健康的現象。中國現在提倡現代化，致力提高人民生活，若能達成目標，則是中國及中國人之福也。



以上只是許多感想中的四則，因為參觀時間短促，不免有瞎子摸象之感，但不揣冒昧紀錄出來，目的是引起讀者思考。

小白奇遇記

小白

我，這一頭小老鼠，名「小白」。今天是年初二，不如往「黑炭頭」那裏拜年，聽說他剛剛搬入沙宣道什麼動物中心居住，順道慶賀他喬遷之喜罷。

好不容易才到達沙宣道，找了半天才找到動物屋。糟糕！剛踏進去才發覺自己忘記了他住在那一層，怎麼辦？唉！祇好逐層搜索。於是便從一樓開始，行了不久，發覺這裏地方很清潔，氣溫和濕度都很適中，環境不錯，真佩服「黑炭頭」能選擇這麼一個好地方。

在這一層樓有很多房間，其中一間住着不少老鼠，但是卻找不到我的老友。他們每一隻都佔有一個鐵籠，地方尚算寬闊，但很奇怪，有很多老鼠都是傷痕累累，不知是什麼原因，等一會兒找到「黑炭頭」，問他或會知罷。

在另一房間裏，卻擺放着很多很先進的儀器，其中包括照射X光的設備，當中有一張桌子，有很多人類正圍在一起，埋頭苦幹，不知他們在攪什麼東西呢？在好奇心驅下，便選了一個有利位置偷偷觀看，原來他們正在為一隻狼狗施手術，但願他能早日康復。

走出這間房間後，跟着便走進另一間房，裏面原來存放着很多雞蛋，若不是花了這麼多時間，真想在這裏大吃一餐。

匆匆離開後，便走進走廊最尾的一間房，真把我嚇一跳，裏面原來有十多隻又肥又大的花貓，雖然牠們是關在籠裏，但牠們張牙舞爪，真要把我吞下肚裏似的，嚇得我沒命的逃走。

胡亂的便走進一個大箱子，原來是部電梯，突然電梯開動了，跟着便停下來，門開了，不知是在那一層呢？唉！多猜都是不濟事，祇好再次「探險」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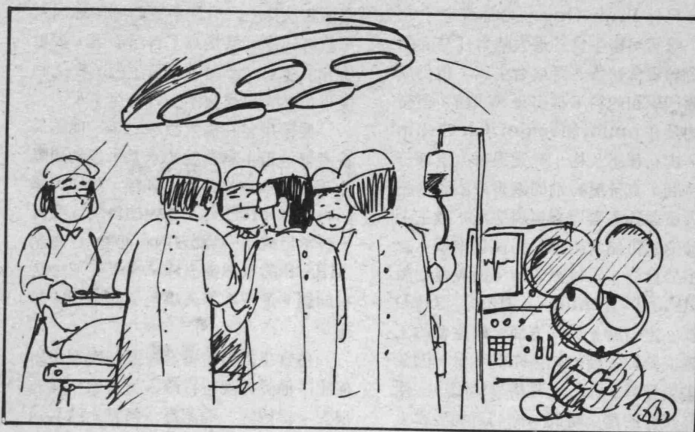
這裏原來居住着更多的老鼠。一眼便發現一隻黑了眼圈的老鼠，他便是我的老朋友，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朋友見面，少不免寒暄一番，跟着便告訴我先前的經歷。他告訴我，在這裏的動物住所，是分開三個獨立區域。

「我們現在是在 Specified-Pathogen-Free (SPF) Breeding Area，即動物屋的二樓。你先前「探險」的那一層是一樓，叫做 Minimal Disease Area (MDA)，第三個區域

是在地下 Quarantine Area (QA)。」

「黑炭頭」跟着便帶我參觀他居住地方，原來這裏住了兩種老鼠 (RATS 和 MICE)，除此之外，還有金毛鼠 (HAMSTER) 和天竺鼠，花名「織內亞豬」(GURNEY PIG)。

「我們居住的環境是經過很嚴格的消毒過程，這裏每一樣用具，食物都要經清洗、消毒，確保衛生清潔。而且，這裏除了負責我們的工作人員，是不准閒人進出，但那些人類也要經沖洗和穿上一些保護性衣服才可進入。」



「在動物屋內，環境是由人類控制，溫度維持在攝氏二十一度，濕度在百分之五十到六十，還備有空氣調節，加上室內氣壓較走廊為高，這樣可避免一些由空氣所引致的傳染病。」「黑炭頭」繼續：「每一種設備都是確保這裏能維持一個穩定、消毒的環境。因此這裏的動物通常身體較健康；而且繁殖能力高，並不像傳言那樣更易受到感染。」

「黑炭頭」說：「一樓是MDA，那裏除了老鼠外，還有很巨型的白兔和那些把你這個胆小鬼嚇得半死的肥貓。最近，人類還添置了一些受精的雞蛋。」

我不服氣的說：「難道你不怕貓兒麼？」

「黑炭頭」說：「小白，不是。但是我來了這麼久，卻從未踏出這一層半步，其他地方的情形祇是間接聽回來的，不知是否可信。」

他繼續道：「MDA的消毒措施，雖然沒有這裏那麼嚴格，但那裏一切用

品，鐵籠，都需要清潔、消毒。那裏也不是隨便讓外人進出，而且亦需要穿着保護性衣服。在那一層樓還有一間手術室和X光設備。」

跟着他形容地下的QA像收容所一樣，通常是收容一些貓和狗。牠們祇居住一段短暫的時期，而那裏的環境是沒有嚴格的消毒措施管制。

他說：「在地牢是沒有動物居住的，那裏祇用作清洗用品和鐵籠，是全座建築物最骯髒的地方。」

我問黑炭頭：「為什麼在MDA看見那麼多老鼠都是滿身傷痕？我覺得牠們很痛苦。」

黑炭頭回答說：「我也不大清楚。不如問問肥伯伯，牠在那裏已住了三年，牠可能會知道的。」

「肥伯伯，原來你在那裏，我們有些問題想請教你。」

我說：「肥伯伯，你好。我們不清楚為什麼在MDA有那麼多老鼠都傷痕

累累。」

肥伯伯嘆了一口氣，說：「說來話長，不如從頭說起罷。這座建築物叫作『實驗動物中心』(Laboratory Animal Unit)，這裏的主管是 Dr. Moore。它是在一九八〇年興建，作為實驗用途。在這以前，這裏的動物是居住在李樹芬樓地牢的動物屋。這裏的動物大多是供應給醫學院作為教學和研究之用，但也供應給大學其他學系，理工學院，香港考試局和中學等。」

「除了供應實驗動物外，這裏還提供設備，安置實驗動物，手術室等。人類把這裏維持在一個標準，穩定的環境，這樣便可減少一些不必要的錯漏或意外而影響實驗結果。」

「人類希望能在八五年成立一個中央繁殖中心，用作供應動物給香港各大專院校，這包括香港大學、中文大學及理工學院等，俾使實驗動物中心留作實驗用途。」

「那些滿身傷痕的老鼠，便是給人類實驗折磨的結果。通常在這裏的老鼠大約半年至一年大，便拿去作實驗品。我卻被生理系的鄧輝博士選中，用在一些不知名的實驗中，指定要像我這樣的老人家，才能活到這一把年紀。年輕人，時日無多，好好利用！」說完便轉身走掉。

我一面聽着，一面流着冷汗，原來這裏是「謀人寺」，怪不得這裏環境這麼好。如果再在這裏耽擱一會，說不定會給那些可惡人類捉了去折磨……，來不及向「黑炭頭」告別，便沒命似的離開了。



Zantac

evolutionary advance
in the treatment of peptic ulcer and
other acid-aggravated disorders

Zantac is the new histamine H₂-antagonist from Glaxo, developed to add important benefits to the treatment of acid peptic disease.

Highly effective

Zantac's molecular structure confers important advantages in terms of specificity and duration of action.

Primarily however, Zantac promotes rapid, effective ulcer healing with sustained pain relief, both day and night.

Simple dosage regimens

Zantac was specially developed for B.D. dosage. The recommended treatment course for duodenal ulcer and benign gastric ulcer, is one 150 mg tablet twice daily for four weeks.

For extended maintenance therapy, the dosage is just one tablet taken nightly.

In the management of reflux oesophagitis, one tablet twice daily, for up to eight weeks, is recommended.

Highly specific ac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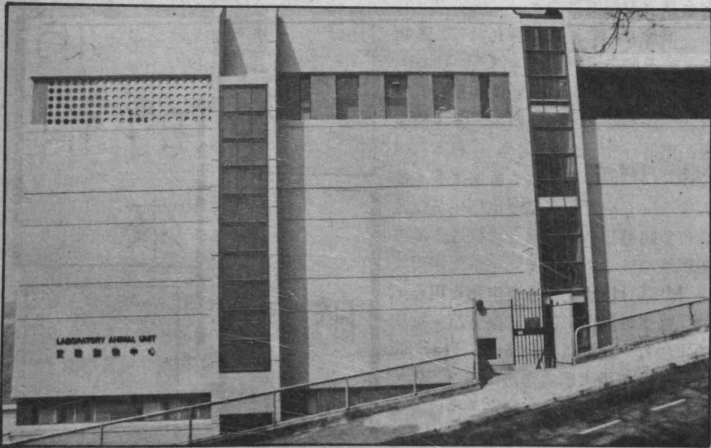
Due to its innovative molecular structure, Zantac does not cause problems with endocrine or gonadal function, or adverse effects o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even in elderly patien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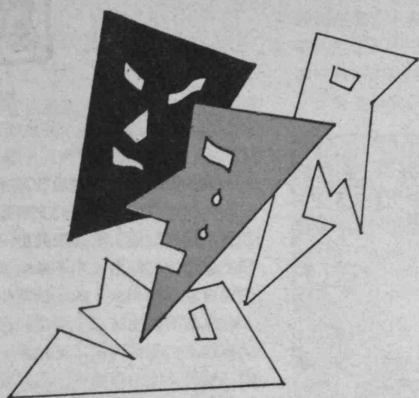
Similarly, as Zantac does not interfere with liver enzyme function, there are no unwanted effects on the metabolism of drugs such as diazepam and warfarin which may be prescribed concomitantly.

Zantac Injection ampoules are also available, containing 50 mg ranitidine in 5 ml for intravenous injection or infusion, for use in acute cases where oral therapy is inappropriate.

Glaxo

Zantac
RANITIDINE





綜藝

念

母

校

Ada

三層高的校舍，一條滿了粗壯大樹的長長斜坡，偌大的草地足球場及一個由三個籃球場及兩個羽毛球場連起來的運動場。她就是培育了我七年的母校。從中一至中七，她無一日不在蔭護着，使我可在最佳的環境下成長，充滿信心的面對社會。每當被功課壓得不過氣時，我喜歡在茵綠的草地上接受她的輕撫呵護，我的煩悶隨之而去了。每當情緒低落時，我愛伏在她的懷中看着那批在

成長中的弟妹們，在她的保護下玩耍，他們快樂活潑的面孔往往使我憶起年幼時的我，為了她及弟妹們，我會重新振作，盡我的所能來服務大家。在她的懷中，我得終生受用的知識及美麗的回憶——那快樂及值得驕傲的七年。現在我雖已自立，我仍要竭盡所能，做我應做的事，永不讓她在人前丟臉。現在，靜靜地坐在沉悶的圖書館內，思念之情不禁湧進心內，因為我已不能再到她懷中，接受她的輕撫了。



「小朋友，你叫什麼名字啊？」
「……」
「你幾歲呀？」
「……」

刻，我看到了你的小嘴抿着、緊閉着，充滿着倔強，這一下子，我明白了。

我來這裏採訪你，我以為自己很偉大，我以為這會帶給你溫暖、快樂，我以為自己悲天憫人——好自大狂妄啊！對不起，在這禮物給你的一刹那，我充滿了冀望，幻想你說聲多謝，或者回贈我一個甜蜜的笑容，那就夠我回味無窮了。想不到你給我的竟是我久所忽畧的啓示：在施予同情、援手之時，你我應處平等的地位上，為什麼我要懷有投桃報李的心情？若施者蔑視受者的尊嚴，那麼施受者的價值也失去了，這與一椿買賣有什麼分別呢？

沉默是你給我那一連串問題的回答。我鼓其餘勇地問：

「小朋友，我送你一份大大的聖誕禮物好嗎？」

於是，我把那份花花綠綠的「巨無霸」禮物置於你面前。你只是依然故我的模樣：眼蓋拉得很低，似是害羞，似是懼怕，又似是……。

可是，你那圓潤烏溜的眼球兒卻又生動地在眼底流動，這告訴我你不是個痴兒。那麼，你為什麼不回應我呢？此

在這裏僅說一聲：「小朋友，真高興認識你！」

新的生活

牛

從內地旅行回來，正好是八四年的開始，還是懶洋洋提不起勁，但也要開始臨床專科課程，這可能是最後十星期的外科了，雖然已上了二十多星期的外科，但腦袋經過了中國東北零下廿多度的雪藏，受到松花江上凜冽冰寒的風所「吹」殘，空蕩蕩的如無暇白玉，也好像白茫茫的雪地。不過，雙手暴露在零下十多度所受的缺氧痛苦，及回到溫暖後那種如獲大赦的感覺，使我多少也對Peripheral Vascular Disease病人的rest pain加深了認識，可算是意外的收穫。

專科課程，自然離不開病房和病人，你可以由早上八時半（或者更早）至晚上十二時，全留在醫院裏學習和「照顧」病人。不用上課的時間雖然不少，但並不是讓你閒着：如果不熟悉病人的病情及進展，巡房時如何回答老師的問題？難道又是渾渾噩噩地，隨着醫生在病房裏東轉西繞嗎？而且，十星期祇隨兩組的醫生學習，對其他三組的外科可能會很陌生，於是整個身體便好像分件般學習，自己到病房學習也可補足理論化的書本知識。

不知是否由於學系的表格，要求大

學填上抽血，挿胃喉及尿道管等等的經驗，所以在收症的晚上，總有十多個醫學生在病房流連，看看有沒有「工作」做，也可順便幫助實習醫生收症。

抽血、挿靜脈管和尿管是我們比較想做的步驟。挿靜脈管比較難，視乎病人手背和前臂的靜脈是否明顯，在這羣初哥生硬笨拙的技巧下，看看那位人倒運，為着未來醫生的訓練，為了將來的病人可以被純熟的手勢挿進靜脈管，為了未來醫生現在可以交功課，忍受那一次、二次、三次、四次……的挿管的痛楚，一個、二個……「醫生」輪番嘗試，左手、右手滿是針孔和皮下血塊，看着那針管在皮下進進出出，左衝右竄，痛徹心脾的感受，臉孔扭曲，但牙關咬得格格作響，口中仍然吐不出一個字。他們是我們成長中必然的犧牲品吧。

病人可能極不願挿尿管，但醫命難違。那個白袍小子拼命地塞進管子，口中唸唸有詞「阿伯放鬆啦，放鬆啦就得好啦！」「好似荷尿一樣啦！」，而床頭床尾床邊四五個白色怪物金睛火眼地瞪着，怪難為情的，恨不得舉腳把他們踢到老遠去。

不知道同情心也有枯竭的一天，抑或是已練到了不再流淚的境地，還是心已結了冰，尋常的病症已經不能引起內心絲毫的漣漪。每天都是組內那幾種病：RPC, CA Liver, Du, GIB, PPU, CA Oesophagus, PVD, CA Colon, Ac. Appendicitis, BPH, CA Bladder 千篇一律的病情，萬應不變的治療程序，有時甚至也懶於開口問病歷，看看牌板便算數了。（內科的同學也不是一樣嗎——COAD, CVA……）管他癌症抑或是痛得要命的病，再得不到正眼一瞧，除非——你與眾不同，除非你的病萬中無一，才配讓大家討論，不是同情，不是憐憫，而是看看如何學到更多，更多更多，我們不是為病人而來，是為了找尋陌生的東西，尋找那些奇難雜症啊！

有人把醫學生形容為「病房中最低等的動物」。可是，在病房中還有身穿白袍，胸配Dymo帶名牌，除了在病床間圍圈轉抽血外，便無所事事的「抽血機器」——Extern。不管他們是否經驗豐富，也不理他們從前的名氣有多大，他們在醫院的地位，似乎僅比醫學生高一點而已。曾有一位同學，一時魯莽，在血管移植地方抽血，而令到讓他抽血的Extern受一位講師的責罵，講師沒有深責那位同學，但他以後抽血要讓「Intern」來指導。嘿！所謂十八個月的醫院實習，不過是年半的抽血練習；不用收症，也不需看病人（間中也會作手術的助手）。實習期滿，政府多數不會聘用他們，難道這十八個月僅是對外的宣傳技術？

五星期的外科，真的把人壓得透不過氣來，有甚至整天也未看過報紙或電視新聞，瑪麗和西營盤門診變成了現代

的象牙塔。這幾年香港似乎由極度的繁盛到了轉捩點，儘管保證多多，九七問題仍然困擾人，雖然數字顯示外資繼續在港投資，但掩蓋不住公司工廠的倒閉及港人四處探索移民的出路。

眾象騷亂好像很新鮮刺激，祇要人多壯胆便什麼也作得出來。傳播媒介常歸究於社會、教育制度等，總之不是你錯我錯，而是社會的錯。香港繁榮了十多年，大家都忘記了六七年的暴動，祇是在電視上看過外國暴動的焚燒搶掠，這裏又沒有什麼機會可以盡情爆發原始的貪婪和破壞慾，於是一有時機便加以利用，例如球賽後的騷動和這次的事事件是最好的證明。真正動手的人不多，但旁觀者的喝采或看熱鬧的心理，加上警察的極度忍讓，助長這羣人的氣傲和僥倖心態。卿本佳人，如果警察盡早以強硬手法來教訓滋事者和旁觀的羣象，雖然祇是治標，但相信以後發生騷亂的機會較小。回想起新曆元旦零時的尖東地區，輪船汽笛長鳴，汽車警號，人羣高聲尖叫，而當來往的車輛仍不絕警號之際，人羣看不「順眼」，齊聲大喝倒采！港人心態，可見一斑。



銅鑼灣有一條街，人們到總統或碧麗宮看戲，一定得打從那兒經過，但從沒有人有興趣知道那街叫什麼名字！

街上有兩個瞎子音樂家，他們在那兒表演已十多年。

是那男的先來的，起初是在騎樓底彈琴唱歌，跟着後來女的也來了。後來男的、女的都只是彈琴，不再唱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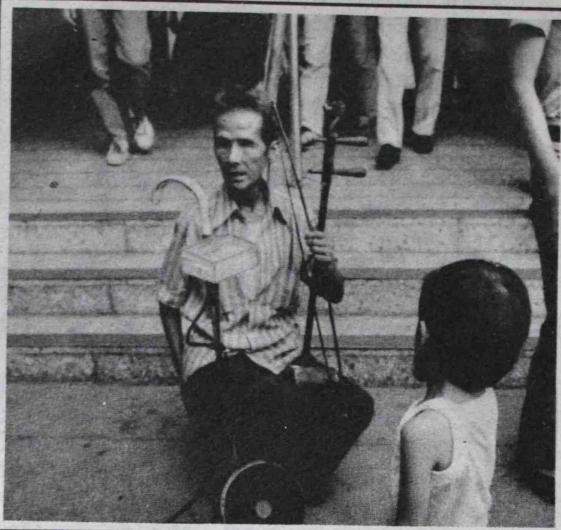
琴音總是單調的，有時卻是合奏般挾雜了腳步聲、風聲、雨點落地再反彈上牆腳的聲音和硬幣掉進鐵罐的「噹啷，噹啷」

——就靠兩點般的零錢，他們養活了自己。過了夏天，熬過冬天再過夏天。曲調也隨時代而變，經歷了一水隔天涯、神院鐘聲、何日君再來、小李飛刀、上海灘……，以至最近的勇敢的中國人，也被他們奏過了。他們的技巧也一天天進步，也許沒有，因為壓根兒沒人理會；他們也用不着別人品評。

他們的一雙小寶實也逐漸長大，但仍然蜷縮着睡在街頭；在這麼冷的天氣，一張薄薄的棉被要兩個人共用，真擔心他們會着涼。一陣風吹過，被上佈滿了泥沙灰塵，險些兒也被汽車廢氣薰得黑黑的。

賣藝者

曾繁光



大的今年已經讀小四了，放學後便忙着照顧父母的晚餐，在「檔口」做一陣功課，然後與妹妹睡覺。等到十一時許，街上行人減少了才一起回家。

近年因為要興建地下鐵路，那不知名的街已經成了地盤；他們就在附近的行人道上繼續賣藝，兩個孩子仍然睡在道旁。有善心者走過，便聽到「噹啷」一聲，而他們總是點頭以示謝意。這硬幣掉進鐵罐的聲音時疏時密，總與他們

彈出的節奏拉不上關係。每天打那兒經過的人很多，注目睽睽他們的人卻很少，給予幫忙的人也就更少了。

我是在七〇年第一次遇上他們的。當時那男的大概三十來歲，頭髮散亂，穿短褲，上衣是穿了三個小孔的文化衫，在背部的那個孔最大，有兩吋闊，但整體也算清潔。而那女的也是三十來歲，穿黑色唐服，右膝前端補上一塊灰布。

最近從那街道走過，又再見到那一家人，兩個小孩子穿起了光鮮的毛衣。而那男的還是穿着那穿了三四年的大襖，左肩夾縫已有點脫了線，右邊的袋已經有一個洞。頭髮雖然剪短了，卻更顯露了那斑白髮，現在他應該是五十出頭吧，看起來已經六十多。那個女的，仍然是一身黑白色唐服，加上一件黑色毛衫，坐在孩子身旁，緊皺眉頭閉目養神，或者她已經病了，看年紀也有六十歲了，白髮比那男的還多。

賣藝只換來零星的關懷與同情。他們從來不知燈是紅的、酒是綠的，世界是花的，也不知道打他們面前走過的人的樣子是怎樣、穿的是什麼，不知道人們發出的是「嘲笑」還是可憐的苦笑，也不知道……。

然而，經過生活的磨鍊，他們便擁有了極靈敏的感覺，他們不但可以知道天氣之忽寒忽熱，更能感覺到人間冷暖。

也許有一天，他們用不着在那街邊賣藝；走過的人即使比現在的多，卻不一定有人為街頭音樂的消失而感到可惜或可喜，就好像他們從未在這世界出現過。

Medic 影話

孟雲

記得上一期的 Medic 影話曾經談過「衝上雲霄」，湊巧得很，今期想談的仍是李察基爾主演的片子：「踏上青雲路」。

很多人都拿這兩部片比較，其實「踏上青雲路」是比「衝上雲霄」更早拍攝的，而基本上，兩部戲亦是很不相同的。「踏上青雲路」是描寫一羣美軍被調派到英國駐守，在當地發生的幾段異國戀情。片中沒有悅耳動聽的歌曲，亦沒有公主王子式的美麗結局，但它所探討的問題卻比較有趣和深刻，而且全片在英國北部拍攝，片中所見景物，與我年前留英時宿舍附近竟極相似，更倍添親切、憐愛之感。

先說李察基爾好友的一段情，他和女友的關係可說是純肉慾的，大概亦是當時一般征戰美軍離鄉別井在外邦尋找慰藉的寫照吧！記得在火車站時他的女友大叫因為自己懷了身孕而要人讓開時，別的婦女怎樣說嗎？「So what?! Everyone Else in the whole bloody town is pregnant!」

相對來說，李察基爾的一段情就理性得多了，雖然女的本來已有一個未婚夫，但李察對她的吸引力太大了，而且有別於一般美軍的喉急德性——她為他爭辯時對母親說：「He is different, he hasn't even touched me!」（奉勸各位 Medic 仔，原來循序漸進，唔好咁「狼死」，仍然是獵取芳心第一高

招！）但是她仍然擺脫不了未婚夫道義上的枷鎖，當他回歸時也只能再投他的懷抱。

李察基爾也深受第三者的困擾，他明刀明槍的問她選擇了誰，亦只加深自己的傷感，加上他在極力討好下仍得不到女家的認可，在自感前途茫茫，生死未卜之際，亦不敢大力承擔。直到那未婚夫戰死沙場，他們的戀情才更進一步。

及後李察要被調上前線了，在旅館的一夜，雖然二人情慾高漲，李察仍能臨崖勒馬，「不想製造一條無辜的小生命」，（所以說李察基爾在本片的個性，似乎比「衝上雲霄」更能討好女性觀眾罷！）反之，女方所付出的是更無條件的愛，她怪責李察愛她不足，不應以日後前途未卜的藉口而拒絕她，甘願以身相許。

我在看這部戲時，心中已想到了一些和 Medic 仔相似的問題。當然我不是在說我們一入了 Medic 便被徵入伍一般日後性命堪虞，我們也不必為「不想製造無辜的小生命」而望而卻步。（畢竟我們是讀 Medic 的呀！）。我的意思是，我們要花六年時間才能完成醫科生涯，如要找女朋友的話，要她等這麼長的時間，對她是否公平？況且時間上的衝擊對雙方都是不容忽視的，難保在這幾年中找到一個比自己更好的對象，（Or vice versa?）這麼早的

Commit 了自己是否理智？又或者我們不應想得這麼長遠的，就像其他的美軍般，只顧眼前雙方「戀愛的感覺」。到底，在這個年頭，在香港，責任道義在「無根」、「未卜」的前題下，又是甚麼？好像有誰說過：「戀愛如果沒有了感性 and 直覺，將會是很沒趣的一樁事。」

好了，說回踏上青雲路吧。片中嘗試把英美文化放在一起，突出一些衝突，尤以在舞會中黑人跳舞一段最為明顯，不過這些對電影主線的爱情故事沒有太大的介入，亦稍嫌着墨不深。其實片中令我齒頰留甘的還是那中尉和女護士的一段中年之戀。禮法和道德一直都戰勝心中的愛念，二人以禮相待。直到有一天中尉邀她出遊，卻原來和她乘車機去愛爾蘭玩了一天，如此浪漫的意外驚喜，相信沒有幾個女性不會稍為拋開矜持！做個真正的女人吧！

另一部我想談的電影是「五郎八卦棍」。劉家良的電影一向很少令我失望。除了他片中的武打設計和笑料令我看得過癮之外，最令我驚喜的是他每部作品無論在主題和形式上都有所創新。如最適合以武打片發揮的武德、忠烈，以致家教、倫理、國家等中國傳統問題都能有所涉獵。我不是想把劉家良推崇備至，但以一個以前只是做石堅手下，並沒有受過甚麼電影學院訓練拿了甚麼外國證書文憑的「一介武夫」而言，劉家良不失為香港最肯創新和探討中國傳統觀念的導演之一。不過可惜得很！劉家良的電影在 Medic 內卻不大受歡迎，可能在邵氏出品的大招牌下，各同學很少注意，所以今期特別想談談。

「五郎八卦棍」這部電影於創作形式上是很突破的。尤其是前半部的緊湊和劇力實在不是一般港產片所能比擬。劉家良把電影拍得十分舞化，每組鏡頭的運用都像帶觀眾去看一齣粵劇（甚至京劇）的片段，演員的對白也相應的極端舞化。為首的金沙灘大戰，雖然只是廠景，打來打去的番兵也是很有限，但卻能拍出楊家被陷害慘被滅門的悲壯慘厲。記得奸臣潘美在楊家殉國於李凌碑後大叫：「哈，忠烈、忠烈，我們殺呀！」簡直是有點樣板戲的味兒了。及後劉家輝逃亡遇的獵人壯士劉家良，他們二人極端過火和劉家良接近舞台功架的演繹，都是極端有戲味的，良說：「你想忠，朝廷不准你忠，你想報，但你勢單力弱。」甚至是有點京劇的調子了。後來良捨身相救的垂死武打，加上近似鑼鼓的配樂，可說是他處理自己演出的最好一次了。

比較可惜的是電影後半部拍得較為凌亂，連番的跳拍天波府和劉家輝舉棍就顯得結構鬆散了，而且很多地方也沒有交代清楚；如以劉家輝的悲憤和毫不內斂的殺氣，又怎能入道，如何當得了護院僧人；惠英紅的喬裝偷渡也是天方夜談。據說影片因為傳聲之死而修改劇本，結構上當有一定影響。其餘個別場面的設計，如劉家輝剃度，他和高飛的一場八卦棍對狼牙棒，和他末段的險死還生，都是極具張力。加上較早時候傳聲因喪父致父而神志錯亂的一幕——實在佩服傳聲一反平時這笑罵演技而能把這幕演得這麼悲愴動人，加上我們看到的是一位英年早逝的演員，在舞台上哭祭他死去的兄長——人生如舞台的意義也就在這裏了。



今天我們全 Unit 的同事一起去吃海鮮，起初，我還不知道這是什麼的一回事，後來才知道是一間藥廠請我們 Unit 的。酒樓在很遠的地方，本來嘛，天氣這麼冷，在就近一間酒樓豈不是好好的，偏又不知是誰的主意，要全人類勞動家，在很凍很凍的地方，移近就遠。

在車內，我才第一次聽到他們有這麼多埋怨，真的竟然有那麼多，他們由上車一直埋怨到下車，令我對這個 Unit 的認識加深了很多。聽他們說，去年的一年內就有十個人申請辭職，以一個祇有廿多人的 Unit 來說，不可謂不多，大概這個事實也說明了一些甚麼吧。

到了吃飯的時候，更有趣的事陸續出現了，在我心目中祇有粵語長片才有的事又出現眼前，那些藥商左右逢迎把老闆捧得天高，使他開心極了，一時又說他服裝帥，一時又說佩服他的脾藝精湛，你一句來，我一句往，總之每件事都逢迎，他笑笑，間中點點頭，似是默認，又似是陶醉。

飯後，我們回到醫院宿舍，我和同房相視而笑，他說：「很難說，他們這樣做是為了養活兒，假使有一天你要這樣才有飯吃時，大概你也是這樣子。」

愛是什麼？

- 愛是當你在戲院裏正為男女主角大洒同情之淚時，他給你遞上一塊雪白的手帕。
- 愛是她腳上四吋的高跟鞋令她寸步為艱時，給她扶上一把。
- 愛是在你借給他的書裏，發現一首他為你寫的詩。
- 愛是在她失眠的夜裏，在電話陪着她數綿羊。
- 愛是在忙碌的日子仍抽個晚上陪她看「歡樂今宵」。
- 愛是在大雨傾盆時仍呆站在戲院門前等你個多鐘頭而毫無怨言。
- 愛是他輕彈着結他，在火爐旁給你唱一曲「I'll have to say I love you in a song」。
- 愛是在他議論滔滔，大發謬論時，仍靜靜的做他的聽衆。
- 愛是他為你心愛的小白兔添一個別緻的小屋。
- 愛是當你正因為買不到巴西隊的球衣而滿不高興時，她從手袋裏掏出兩張球票，還說陪你一道去看。
- 愛是每年在你們初相識的日子給你送上一份精心挑選的禮物。
- 愛是在寒冷的日子穿着她為你織的疏蓬毛衣。
- 愛是兩個人共聽一個 WALKMAN，隨着音樂在沙灘上翩翩起舞。
- 愛是當你在裏面悶得發慌時，他給你接個電話，還說已為你預備了晚間的節目。
- 愛是陪着她來回穿梭於百貨公司間，為的是給她新買的裙子配一對皮鞋。
- 愛是盛讚她親手為你泡製，燜得像炭的牛扒。

他

寅

在一次劇烈的激盪後，競爭展開了——一場關乎生與死的競爭開始了！

在競爭還沒開始之前，每一個參賽者，都是一樣，同是懷着拼死的決心，勇往前進。他們很清楚的知道，這一場競賽是決定他們生死榮辱：勝者生，敗者亡。但是，不到最後一刻，誰也不知道誰能脫穎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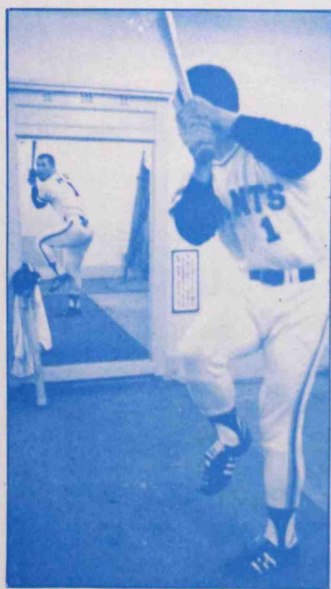
競爭一開始，便挾着萬鈞雷霆，澎湃洶湧，有如山洪暴發，擋者披靡。

他——無數競爭者中的一份子。雖然，在開始時候，他是那麼的脆弱，但隨着千萬年的變化，使他更能適合這場馬拉松競賽。

他，有否意識到這場競爭的成功率？百萬分之一？千萬分之一？萬萬分之一？……可是，他確信一點：縱管勝利的機會如斯低，縱管競賽如斯多，終會有一勝利者，祇要憑着自己的努力，勝利的可能就是他。

但是，努力就等於成功嗎？不。儘管每一個競賽者都在努力，卻有無數的失敗者，無聲地消失了。

你或會問，要具備什麼條件才可踏上成功之路？努力？運氣？還是其他未知之素？



現在，幾乎是絕不可能的幻夢，實現了。他，勝利了。他，已經到達了終點，他，比每一個參賽者都快上一刻。這是不是說他可以鬆一口氣呢？

不。他已經捲入另一場競爭，更殘酷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他卻一絲必勝把握也沒有。而最可笑的就是與他一起競爭的竟是他——自己！？……

或者，有一天，他會停下來問問：為什麼我是勝利者？要是一開始就失敗，那是多好？那就不會有這麼多痛苦和鬥爭？為什麼？

中文大學醫學院院會

會長 蘇光隆

要了解中大醫學院院會的運作方式及工作，首先應該要知道中大醫學院學制。中大醫學院分為醫預、兩年臨床前期及三年臨床期。前三年課程必需於四年內完成，臨床期亦同樣要在四年內完成。在臨床前完結前期有「第一部專業考試」，考試範圍包括兩年的臨床前期課程。另外，臨床前期及臨床期的學習環境亦是分開的，前者在中大校園內，後者則在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無論是學制還是學習環境都對中大醫學院院會有很重要的影響。下文會分析這影響。

院會成立的宗旨可分為三點：（甲）團結各級同學，加強師生關係。（乙）提高學術風氣，同時提供及鼓勵同學參與課餘活動。（丙）培養並增強同學對院會之責任感，參與社會醫療服務。

院會是由全體醫學院同學組成，並由本會會員大會、聯席會議、代表會及幹事會依章處理本會一切事宜。會員大會是由全體基本會員組成，權責是討論及通過會務報告、財政報告，議決會務計劃、財政預算及修改會章。聯席會議是由全體代表會、及全體幹事會幹事組成，權責是處理突發及重大事宜；代表會則由各級委派兩合代表及代會長組成，權責是在法、監察、司法及代表民意。最後，幹事會是由選舉選出，負責執行會務。

在過去兩年內，院會開始建立起一些傳統活動如醫學生節及院長盾，分別在上、下學期舉行。醫學生節主要是一

項對外工作，目的是介紹醫學院給其他學系同學認識，而院長盾則可作為一個團結院內師生的體育活動，以班際比賽形式舉行。此外，去年創辦了一份學生刊物「心鏡」，預計今年將會出版年刊。另外，還有一些非傳統活動如講座、辯論及書展等。

八四年幹事會選舉提名時間是去年十一月中，十一月全是宣傳時間，諮詢則在十二月初舉行，全民投票在十二月舉行，全民投票的結果是：總票數：二六六票；信任票：二〇八票；反對票：七票及廿一票棄權。幹事會於八四年初上任，為期一年。

今年的幹事會主要以臨床前期一年級同學為骨幹，兼有少數臨床前期二及醫預同學。

臨床期一年級同學則沒有投入幹事會，原因可能由於學院對臨床第一年級同學要求高，另外，醫學院院會會員大部份仍在中大校園內，對臨床期同學出入處理事務將構成不便。臨床前期二年級同學為着應付第一部份專業考試，亦相對下較少投入幹事會。反觀由醫預升醫臨前的同學，由於已有一年的大學生活，普遍上已經能夠適應大學生活，因此，在幹事會亦較踴躍。

我們的院會由於歷時尚短，有很多方面都尚未能完全發揮功能。但是，我相信隨着時間的增長，醫學生人數的增加，院會將會負起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